



武俠長篇小說

紅蝴蝶蝶

下集

卷一

上海廣益書局出版

提要

本集之情節章法。較之上集。愈形熱鬧。如丹徒縣之無頭奇案。連累縣官。死主變成凶手。賢婦蒙冤。江巡按被劫失蹤。天寧寺殺賊。胥聞所未聞之怪事。他如華秋岳無意得雙妹。仇人翻成夫婦。結構突兀。殊令人拍案叫絕。閱此書正如倒啖甘蔗。愈老愈美也。

第 二 集 回 目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半天飛蛺蝶一劍殲淫徒 | 兩指救蛾眉片言箴大義 |
| 第十二回 | 八尺宮綾疑心生暗鬼 | 數行魚簡師傅變神龍 |
| 第十三回 | 千言難折獄書生賢婦被奇冤 | 一騎迅如雷邑宰刑場昭大白 |
| 第十四回 | 山頭儷影蜚蛾蝴蝶結金蘭 | 寺裏詭謀銅耳夜叉逢大敵 |
| 第十五回 | 俠女解圍夜叉挖目 | 欽差遇救惡霸飛頭 |
| 第十六回 | 熱心冷面土棍活遭殃 | 觸景生情英雄惡作劇 |
| 第十七回 | 落花有意圩邊巧破毒機關 | 流水無心廳上忽逢親骨肉 |
| 第十八回 | 游絲無力飽飲木樨湯 | 利刃有情祇剗龍眼目 |
| 第十九回 | 借饕頭春凶手凶終 | 製月下謎妙人妙事 |
| 第二十回 | 結姻緣收却三枝劍 | 分善惡勾消一部書 |

第十一回

半天飛蛺蝶一劍殲淫徒

兩指救蛾眉片言箴大義

却說龐大風將一路亂披風的刀法。使起來。滿擬忙一陣將秋岳結果了性命。萬不料秋岳竟能將抵制亂披風唯一的功夫子叉功使出來。將正數一百零八刀給他慌不忙的讓過了。萬不承望龐大風尙有絕命三刀在後。秋岳雖然溜滑。但是到了絕命三刀的當兒。也就沒了主意。無從招架了。眼見龐大風泰山壓頂一刀。直蓋下來。秋岳剛將末刀讓過。這一刀再也來不及避讓了。在這一髮千鈞時候。猛的一道白光。從東北角上發了下來。接着龐大風狂喊一聲。手中的刀。不知怎

樣忽然拋去。一枝亮霍霍地的甩子。直插在他的右手腕上面。霎時從東面耳房上跳下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來。頭梳麻姑髻。加一道大紅宮緞的抹額。身上披一件猩紅色血綃的外氅。內襯着兩截桃色湖縐的箭衣。足上着一雙鐵裏尖的飛鳳弓鞋。柳眉杏眼。十分嬌俏動人。真個是

秋水爲神玉爲骨。芙蓉如面柳如眉。

她手中執着一枝寶劍。跳入圈子。嬌聲說道。什麼地方。我全尋到了。不料你還在這裏。好好好。快一些兒隨我回去見師父去。那龐大風見了她。不禁慌了手脚。連忙跳出圈外。說道。十七妹妹。你不用橫着一枝緊來亂管我的閒事。愚兄念你年幼無知。讓你一着。快些走開。否則我雖然認得你。我的傢伙。牠却没有生眼睛。牠却認不得你的。那女子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。龐師兄。我前日在趙家樓。對你

那一番勸解。都望你向後洗心革面。不再做那些無恥勾當的了。不想未上半月。你仍然怙惡不悛。起來。連我們崑崙派裏的聲名。都要給你賣盡了。昨天師父到雁蕩山去訪三師伯。在江都縣裏。見你在大興樓。他在暗中跟着你半天。探到你又犯起那毛病來了。他老人家氣得一佛出世。二佛昇天的回去。大大的責備我一頓。他說我狗情容惡。將你容在世上。作惡爲非。將老人家的聲名敗壞盡了。我受了他老人家的責備。不敢駁回。細想起來。老人家的諷話。的確不錯。此番在這裏又碰見了。不料果然照了他老人家的話上來了。你自己看罷。談到動手。你自己且去細細的算一算自己的伎倆。是不是我的對手。然後再來侈口稱強的罷。龐大風聽得。不由倒抽一口冷氣。忙道。十七妹妹。你也是個解事的。愚兄前天曾在他老人家面前說過了。我從那日在趙家樓和趙文英做了對。難得他老人家不顧道兒裏的義氣。去幫

助趙文英。我在他老人家面前。也退過名了。以後永不在崑崙派中了。我在外邊。便是給人家砍了殺了。剝了做了。再也不到崑崙派中去求他們一臂之助的了。今天妹妹前來。不問青紅皂白。先將愚兄的手腕的傷了。這種行爲。隨便到什麼地方去告訴道兒裏的朋友。恐怕沒有一個不知道情理的人說爲兄一聲不是罷。他說到這裏。那個着紅的女子。冷笑一聲說道。偏是你的道理擺得出。照你這樣的說。我們倒擔着十二分的不是了。我且問你。你做這些不知羞恥的事情。誰管不得你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古有明訓。只要犯了法。無論何人。皆可以來干預你的。如今我自己還有事情呢。不便和你多牽延時候。你既然不顧死活。却也怪不得我了。好者。師父有言在先。我不做你。師父便向我問罪了。她說到這裏。手中的寶劍。一緊。直向龐大風逼來。龐大風料知不是對手。一低頭。翻身上屋。沒命的向東北

逃去。那個着紅的女子。一掖寶劍。飛也似的上了屋。直追下去。不多時。瞥見一道紅光。那女子手裏提着一個人頭。她腳踏實地向秋岳拱手問道。足

下尊姓大名。

不知因何與他

廝拚起來呢。

秋岳肅然起敬

。還禮答道。

小子姓華。賤

字秋岳。到這



裏來尋霍元龍

報殺義父的大

仇。不料遇到

這老賊。在這

裏使用醉陰香

。剛剛將霍家

女子薰醉。要

行非禮。小子

雖然粗魯。但是見了這種喪恥鮮廉的勾當。便按不住心頭怒火。發來與他廝拚的。敢問小姐尊姓芳名。寶鄉何處呢。她粉面一紅。低首答

道。賤姓紅。我們師父爲我定一個名字。叫蝴蝶。在我未下崑崙山之前。我們師父。曾對我說過。我的仇恨。非姓華姓幫忙。不能報仇的。難得今天無意在這裏遇見足下。真是幸極了。秋岳聽得。一躬到地道。不是賢妹說出。險一些兒當面錯過。我華秋岳雖未在崑崙派中參頂。但是沒有崑崙大法師那樣盡心傳授。我焉有今日呢。列位。這紅蝴蝶你們知道他是誰呢。原來就是上集開宗第一章的主人翁。紅大姐。她自從被崑崙二法師入聖。在小秦王山收去之後。成天價傳授她的武藝。未上三個月。居然脫胎換骨。成了一位矯矯不羣的女俠了。入聖二法師見她天資聰穎。十分歡喜。便傾心瀝膽的將生平的武藝。儘量的教授與她。她將父親仇恨。時刻在心。屢次要下山去尋仇人。無奈入聖都說時候未到。不可亂用。她只得隱忍在心。未敢駁回。可巧入聖差她到太平洲來收龐大風。臨行的時候。入聖便將華秋岳的前

因後果詳細的告訴與她。叫她將龐大風殺了之後。便往微山湖去找華秋岳。不料就在這裏碰見秋岳了。原來入聖在一期二期三期這九年開法門的期限裏。祇收二個徒弟。到了第四期。收尹幗英。雲雙鷄。兩個女弟子。到了第五期。他便大開法門。廣收徒衆。在這一期裏。參頂的弟子。共收十八。紅蝴蝶在十七。龐大風第十一。可是入聖的情性清高。脾氣急迫。他手下的徒弟。無論在山。和出山問世。稍有一些不如他的意。輕則重重的打了一個筋斷骨折。重則做了。斷不留一些情面的。所以龐大風學得一身武藝之後。成日價不守他師父的規則。在四處做出許多採花案子。這風聲傳到入聖的耳朵裏。怎能不怒。第一次差東方鐵豹將他捉到山上。就預備將他剮骨分屍。經紅女俠等一班人苦苦的保求。立下悔狀。入聖纔將他放了。不料他賊心未改。未過一旬。又犯起舊毛病來了。恰巧又被入聖刺探明白。他便責

成紅女俠辦這層事。紅女俠自然不敢出他的範圍啊。閑言少敘。再表紅女俠和華秋岳在星月下面。閑談了一會子。紅女俠便道。論起這個霍元龍的行徑來。的確有可殺之道。無如我們師父生平。不喜多管閒事。和我們派裏沒有深仇大怨的人。他斷不去亂干預別人的。秋岳接口說道。難得妹妹到這裏。動起手來。還要請助我一臂哩。論他一個。我倒不須妹妹煩神。倒是他家的女兒。反而十分扎手哩。紅女俠笑道。那倒放心。這蜚娥只消我一席話。她便不要你動手。她便將霍元龍做了。秋岳聽得好生詫怪。忙道。妹妹方纔這話。我又不解了。人家是父女。有什麼芥蒂。便是有什麼怨恨。也不致女兒很心便將父親做了的。紅女俠笑道。目下我且慢一些告訴你。等待她將元龍做了。我再將這一段的根底。告訴與你吧。秋岳不便再問。紅女俠又問道。這霍蜚娥現在在什麼地方呢。秋岳道。她現在臥樓上面。只怕被

香悶住。此刻還未醒呢。紅女俠點頭道。如此甚好。你且在廳上等我一會子。我去將她救醒。再作道理。秋岳答應着。在大廳上面。候着紅女俠。一躍登樓。到了蜚娥的臥房裏面。伸手在她的穴道上面。一按她便醒了。見了紅女俠。不禁吃了一驚。忙道。姐姐。你此刻由什麼地方來的。紅女俠便將以上的一番對她說了。將一個蜚娥。羞得酡顏欲絕。低垂粉頭。心中十分感激秋岳。停了片晌。紅女俠開口問她說道。妹妹愚姐在上月和你在五聖菴結拜之後。無一刻不記念着你。天也見憐。師父叫我出山來收我們派中的敗類。使我們重聚一番。今天愚姐有一句話要奉勸於你。你如果見怪。愚姐便不敢說了。霍蜚娥道。姐姐有什麼指教。小妹無不洗耳恭聽。請不要客氣吧。紅女俠走過來。對着她的耳朵。如此如此的說了半天。蜚娥的心中一股怒火。化着兩朵紅霞。直捧上嬌靨。淒慘的說道。姐姐的教訓。並非不是。

無奈他待我。平日只當着自己的親生看待。問寒問暖。真個自己的父母沒有這樣的禮貼。如今一旦反臉。究竟有些不忍。紅女俠道。啐。我道你是個巾幗英雄。閨闈豪傑的呢。原來還是一個受小惠。忘大義的人。我且問你。你的堂堂六尺之軀。是那裏來的。視仇人爲親人。還能算一個人麼。你不從我的話。我也不敢相強。只是到了聲敗名裂的地位。却不要埋怨我啊。我倆從今後。也將這姐妹的名義取消作罷吧。惹得人家說我和一個不知大義的女子在一起廝混呢。說到這裏。蜚娥霍地站起來。伸出纖纖玉手。在梳妝台上一拍說道。不是姐姐提醒。我險一些兒成了一個不孝的罪人。我是准做這賊囚了。但是一線弱息。將來又靠誰過活呢。紅女俠笑道。我早就說你年雖二八。仍然未脫孩子家的氣息哩。憑你我們這樣的本領。到什麼地方沒有飯喫呢。而且我輩行俠尙義。到處爲家。何必浮世盜名做芸芸衆生的一

份子。何苦來呢。不獨給道兒中笑話。也要多惹苦惱的啊。蜚娥恍然道。姐姐這些話。真是金鍼良藥。請姐姐先行。妹俟賊囚回來。做了之後。便來進隨左右。好麼。紅女俠道。好哇。這纔不愧爲我輩本來面目哩。我明天未牌的時候。還要趕到江都去救江南暝大人呐。我們在後日到高郵靈塔寺碰頭罷。蜚娥道。好。紅女俠便要動身。蜚娥忙道。那個姓華的。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紅女俠道。他此刻還在前面的廳上候着我一同走哩。你現在不要儘留我罷。好者。後天我們又碰頭了。再則老霍回來。不要岔事。我們以早走爲佳。蜚娥點頭稱是。紅女俠翻身下樓。蜚娥直送到大廳上面。蜚娥又過來給秋岳見禮。拜謝他替自己解圍之恩。秋岳趁勢便將何大憨討田的事兒。對她說了。蜚娥滿口答應道。那個請放心罷。我明天早晨。就將合同錢票兒。着人去送給他。秋岳稱謝一番。和紅女俠一同動身。向江都而去。按下慢

表。再說這霍蜚娥的身世。却也蹊蹺得很。她却不是霍元龍親生的。她的父親。也姓霍。名叫育材。是個靠捕漁爲生的人。他的妻子周氏。雖是一個漁婆兒。生得倒也風韻勝人。那時候霍元龍初入刺臂黨。有一次周氏送魚到霍元龍的家裏。給霍元龍看見了。心中便起了一種不良的念頭。他將霍育材帶到家中。認族。霍育材不知是計。便和他稱兄道弟的起來。霍元龍假意叫他不要再去捕魚。一家搬到元龍的家中來給元龍幫同料理家務。育材却也情情願願的闔家搬來。夫婦兩個。盡心盡力的給元龍料理各事。不料有一天。元龍請育材同喫一盃晚酒。酒喫過了。未曾走到自己的房中。便撲地倒下。七孔流血的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下文自有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八尺宮綾疑心生暗鬼

數行魚簡師傳變神龍

却說霍育材死了之後。霍元龍便硬來硬上的將周氏霸佔住了。那時蜚娥纔有六歲。未過三年。周氏也自經死了。丟下蜚娥。元龍却十分歡喜。他見了她。便想起已死的周氏來了。這不過是愛屋及烏的意思罷了。蜚娥到了十歲之後。元龍自己傳授她的武藝不算數。餘外另請兩個南道上的老伙子來家。逐日教她的刀棍。兩個中有一個名叫程思邈的。他本是武當派中數一數二的人物。所以蜚娥的螳螂功。學到出神入化的境地。皆是她一手指示的。談到和紅蝴蝶碰頭。那也是無

巧不成書。江浙兩省的巡閱大臣江南暝。生性梗直。到一處。一處的賊官污吏。便倒了五花六月的黃霉了。不是銷差。便是查辦。甚則來上一個提頭相見。所以無形中和一班日無國法的土豪惡霸。賊官污吏。結下深仇。加之江南暝生平最恨的便是什麼幫。什麼會。什麼黨。不論何人。只要到了他的手裏。不是入禁。便是殺頭。所以黨會中的巨魁。對於江南暝恨如切骨。上月十三日江南暝巡閱到丹徒。在縣裏接了一層姦夫害親夫的案子。這案子却也奇怪極了。丹徒縣裏的守備。名子叫做唐奪魁。他的夫人梅氏。和他八載夫妻。十分和睦。生了一顆掌上的明珠。名字叫做仁甫。在六歲的時候。就請了一位先生來家教訓他家兒子。這梅氏爲人極其賢惠。平素對於江先生十分敬重。三餐飲食。俱是自己親自照料。到了中秋端午的節下。梅氏知道江先生的家裏清寒。都勸她的丈夫多多的送下一份節敬。江先生雖然

是個年未三十的少年先生。却十分老成持重。平素除掉出去浴身整容之外。足不出大門一步。有一天下午時候。江先生忽然發起寒熱來了。他便關照仁甫回去。仁甫回到他的母親房中。梅氏見了。便問道。我的兒。你往日皆到申牌時候才到前面來呢。今天爲什麼早早回來幹什麼。莫不是先生有什麼事出去了嗎。仁甫道。先生喫過午飯之後。不知怎樣。忽然發了寒熱。現在睡在床上。哼聲不絕的了。梅氏聽得心中好生替江先生發急。忙和她的丫頭小鳳去煎姜湯。仁甫跟出來扯住梅氏的衣角。問道。姆媽。先生那蓋在身子的被子。消薄得利害。如今病了。加倍不能受冷的啊。梅氏聽得。連忙站住對仁甫說道。那麼。我的兒。你可將娘的房中床上。抱一條被子。去替先生加上了。渥出一點汗來。就好了。仁甫聽得。跳跳躍躍的往房中而去。梅氏和小鳳將薑湯燒好了。忙命一個小廝送到先生那裏去。在這個當

兒。仁甫到了他的母親房中。拉了一條被。便想抱了送去。誰知被大人小。打架般地弄了半天。弄得滿頭是汗。他翻翻眼睛。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。爬到他母親用的那面鏡箱裏面。扯出一條葱綠宮綢的汗巾來。將被子束住一團。往背後一放。雙手扯着汗巾的一端。望後邊負去。到了書房門口。門却關住呢。他便將門輕輕的推開。朝裏面一瞧。只見先生蒙着被子。面朝裏面正自睡着。他悄悄地將汗巾解開。將被子替先生輕輕的覆上。將那條葱綠宮綢的汗巾。放在先生的枕邊。他回房中而來。到了晚間。唐奪魁由東門回來。到了房中。梅氏忙將先生不適的話。對我說了。叫他去問問先生。要不要請一個先生來替他診視診視。唐守備忙道。那個自然啊。讓我且去。望候他一回。再着道理。他便往後邊而來。到了書房門口。輕輕地推開門進去。正要問候先生。瞥見床上一條大紅湖縐的錦被。覆在先生的床

上。這倒不打緊。最令唐奪魁觸目的。便是那一條葱綠的汗巾。原來這一條巾是梅夫人平日繫的。請教。被一個唐奪魁看見。怎能不疑雲疊起呢。他驟見之下。不禁將一般無名的怒火。高舉三千丈。一時按捺不下。他却不露出一些聲色來。躡足潛踪的走進來。將那條汗巾拿起來。往懷中一揣。大踏步往前面而來。一面走。一面生氣。暗道。怪不得這賤人。平時格外對待先生好啊。原來還有這樣的私情呢。好好好。今夜管教他兩個橫在我這柄劍上。他怒轟轟的到了房中。梅氏正與小鳳。在談着先生的病勢。唐奪魁到了房中。怒目橫眉。霍的將腰中的寶劍。往外一拔。大聲說道。賤人。快一些兒梳妝起來。跟我到後面去。梅氏見守備的顏色。與平時大異。心中忐忑不甯。八載夫婦。真個是相敬如賓。從來不曾有一次高聲浪話的。不料今天陡然這樣的對待她了。她倒是弄得一丈二尺高的金剛。一時摸頭

不着。唐奪魁見她雙頰飛紅。無言可答。心中越發疑惑。聯聲催促道。快一些兒。再延挨不要怪我劍下無情。梅氏一時摸不着頭腦。她



裏。又用手指小鳳罵道。你這浪漢子的賊貨。也不是好東西。也要隨我一道去。小鳳那敢不答應。戰戰兢兢的扶着梅氏。跟着唐守備往後

知道守備的脾氣暴戾。無可奈何。只得勉強梳洗了一會子。唐守備便道。隨我走。他說到這

邊而來。到了書房門口。唐守備便迫着小鳳前去敲門。小鳳怎敢不依。只得上前敲門。不多時江先生。從夢中驚醒。問道。誰呀。小鳳低頭答道。是我。說到這裏。唐守備用劍又逼着她的臉。低聲說道。賤人。不准你多話。小鳳含淚點頭。只得繼續說道。先生開門啊。江先生問道。你不是小鳳嗎。他答道。正是。江先生聽得。好生不自在起來。便道。你這丫頭。現在夜半三更的時候。獨自到我這裏作什麼的。小鳳道。我來。想……她說到這裏。却說不下去了。江先生大怒答道。你這丫頭。敢是瘋了不成。快點回去。明天定於告訴你家主人。將你趕出去。一個女孩子家。不知道一些羞恥。還成一個什麼人啊。唐守備聽得。心中還自不信。將小鳳往傍邊一拉。將梅氏往下一推。低聲說道。這事與小鳳無關。你親自前去叫門。不准你多說一句。如果說出我逼你來叫門的一個字。你便看劍小。可憐梅氏萬分無

奈。只得咬緊牙關。前來叫門。方先生又問道。誰又來敲門呀。梅氏答道。是我。我是梅氏啊。方先生聽得。吃驚不吧。忙道。夫人此時夜闌人靜。不在前面安息。却到鄙人這裏有什麼事的媽。梅氏道。聞得先生貴體不安。我放心不下。特地前來問候問候你老人家的。江先生忙道。夫人這話錯極了。男女授受不親。古訓昭昭。我敢說一句。夫人也不是小家的女子。難道連婦人應守的禮節。都不知道麼。而且又有東道西席的嫌疑。夫人不應當來同病。尤不應當在這裏夜靜更深的時候來問病。此種舉動。不獨與鄙人的品行上有關係。就速夫人的名節上也有莫大的損失呢。流長飛短。人言可畏。鰥生不敢。斷不敢如夫大所請。只好遙爲心謝了。露冷風寒。請夫人早一些回去罷。他這一番話。將一個怒不可遏的唐守備。說得好像一盆冷水。山頭上直澆到脚下。渾身冰冷。忙將寶劍入鞘。一手挽着梅氏。一手帶着小

鳳。沒精打彩的回到前面。梅氏到了房中。撒手放聲大哭。小鳳也祇有哽咽的分兒。唐守備知道冤了她兩個了。但是一時究竟面孔扳不轉來。只好努着嘴。站在一傍。一聲不響。梅氏一面哭。一面說道。罷了。罷了。我從今以後。還有什麼面目去見人呢。不如一死。倒乾淨。她說着便拿起一條繩子。便要去自經。慌得唐奪魁。搶過來。一把將她抱住。這裏小鳳用手扯起裙角。便想往牆上撞去。唐守備慌忙的將梅氏放下來。又趕過來將小鳳拉住。放了小鳳。又去拖住梅氏。這樣的烏亂。直到雞聲喔喔的時候。纔算得她倆央求了住手。將一個唐奪魁忙得七竅廝張。滿頭臭汗。坐在她倆的當中。只是喘氣。梅氏一雙杏眼。哭得又紅又腫。問到唐守備的臉邊道。我且問你。我和你八九年的恩愛夫妻。沒有一些兒意見。今天什麼油濛住了你的心。陡然起了這種禽獸的念頭呢。唐守備陪笑說道。夫人你且息怒。這事原

不怪我。你不要見怪我了。讓我將方纔的一套話。告訴你。便是你自己也要稱奇不置哩。他說着。便將自己在先生的房中。看見被子和綠汗巾的話。細細的對她說了一遍。梅氏還未開口。仁甫在被窩裏。一骨碌爬起來說道。爺子。錯怪媽媽了。媽媽叫我送被子給先生。那條被子。我的力氣小。竟弄不動。所以用汗巾將被子縛好送去的。唐守備聽得。大笑道。啊。我的兒。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兒說啊。也省得我和我的媽媽弄這場笑話了。梅氏忙道。你今天發瘋。得罪我。我們夫婦。原可代諒。可是第一個褻瀆了先生。第二將一個漠不相關的小鳳。也拉到漩窩裏來。你對得起他們麼。如今先要給小鳳這孩子賠個罪。明天早晨我倆到後邊去替先生賠個不是。才是個道理呢。唐守備諾諾連聲的。走到小鳳跟前。恭而且敬的行了一個禮。小鳳躲避不迭的說道。老爺一時做錯。便屈納婢子一點兒。原也不算一回什麼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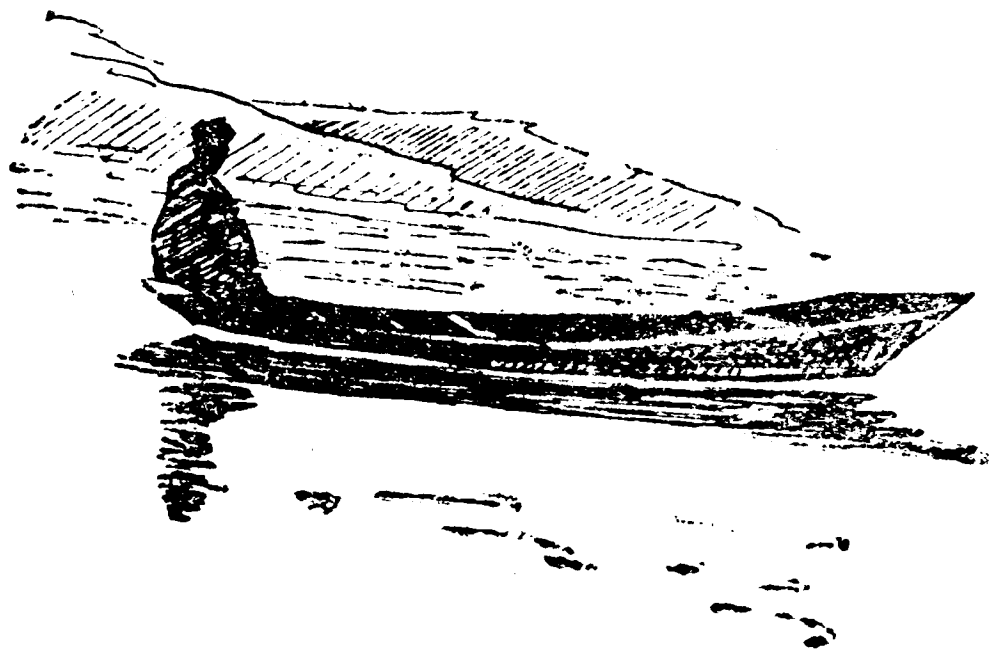
又要老爺賠什麼罪呢。不是將婢子折殺了麼。唐守備連連說道。應當的。應當的。王子犯法。庶民同罪。我是主人。冤屈奴僕。難道是應當的麼。梅夫人道。小鳳和他謙虛的什麼。他便是替你叩頭。你直管受住。小鳳拭去淚痕笑道。婢子不敢。婢子不敢。他三個談談說說。不知不覺的天已大亮。唐守備整尺束帶。和梅夫人一同到後面書房裏。正預備去賠先生的罪。到了書房裏一望。只見書房裏空洞洞的一些兒人影子也沒有。書案端端正正的放着一封書信。唐守備展開一望。只見上面寫着道。

守備大人左右。寒酸前招。依傍左右者。非一日矣。自信中懷坦滌。所事無私。盡一己之長。作令郎之導。左右高義薄雲。不以寒酸見委。實萬幸也。僕自知命薄。蟾宮高遠。攀桂無從。京華一試。名落孫山。鏃羽歸來。膳養高堂。惟舌是賴。左右矜恤。

每多格外。就令僕啣感無既。方期導令郎於超明之境。藉報洪澤。不圖尊夫人以左愛及僕。月夜敲門。僕非楊震。尙解匹知。斷不敢所有潛妄。竣拒始去。然是非一生。不可久住矣。士君子名節重於生命。此僕背左右之一大原因也。僕去後。左右明鑒若神祇。當不難洞悉其中究竟也。僕此行負左右實深。然爲境遇所迫。不得不然。知僕如左右。當不以中途乖背相怪耳。臨書惶悚。餘意不宣。

唐守備將一封信從頭至尾的看到底。直着雙眼。對梅氏說道。這便怎麼處。我的罪過。我的罪過。無辜的將他老人家氣走了。再請像這樣的先生。恐怕一千個尋不到一個了。梅氏道。事已如此。說也無益。不如着人到四處去打聽先生的下落。打聽到了。再請來吧。說到這裏。一個家丁。慌慌張張的跑進來。走到守備的面前。打了一個千

兒。口中說道。四大人。省裏的鈞令下。請老爺出去。唐守備聽得。趕緊出來迎接。未知後事。請閱下回。



第十三回

千言難折獄書生賢婦被奇冤

一騎迅如雷邑宰刑場昭大白

話說唐奪魁聽得家丁的報告。連忙趕到前面而來。到了大廳上接見金陵的行文官。原來是海寧海盜犯境。邊鎮十分危急。調動江浙兩省的兵馬。前去兜勦。唐守備得到這個消息。連忙覆文上去。一面調丹徒全縣的軍馬。尅日取齊出發。那日唐守備將全城的縣防兵調到大教場。諭話一番。着張龍張虎弟兄兩千總。領頭隊先行。自己回到家中。與梅氏告別。梅氏自然要叮囑一番。臨行的時候。又將那條惹禍的汗巾。遞與唐守備道。將軍此去。早日奏凱歸來。賤妾倚門而待。

這汗巾乃賤妾不離身的東西。將軍帶去。在那異鄉邊地。思念賤妾。不妨將汗巾取出來。望望。如見賤妾的一樣了。唐守備稱謝着走了。到了午牌時候。恰巧唐守備的表弟杜文海。到唐家來借考費。梅氏將他當着上賓看待。特地擺上一桌上好的酒筵款待。午筵過了。梅氏親自捧出五十兩銀子來與杜文海道。叔爺此番祝你熬頭早中。得意歸來。光耀三代。便是寒舍也覺生光不少了。杜文海感謝無地的走了。原來這杜文海家道清貧。却是個窮不失志的君子。成日價讀經閱史。刻苦求學。唐守備在家的時候。也時常二三十兩銀子。去接濟他。杜文海只要到唐家來。沒有一次空手回去的。此番要到南場去考試。家中的經濟沒有出處。所以到唐家來。梅氏的爲人。上回早已交代過了。像他這樣賢德的人。恐怕百不得一了。杜文海剛剛去後。不料唐守備的族中。有兩個堂姪。狂嫖濫賭。是兩個無賴。聽說守備出遠門

了。他倆心中大喜。他們素知梅氏是個好人。他們想欺她一回臉軟了。他倆到了守備的府中。奶奶太太。奉承了半天。滿想梅氏開開庫房。給他們個十兩八兩。萬不料梅氏見了他倆。不獨一文沒有。並且給他一頓痛罵。他倆撞了一鼻子灰。忍氣吞聲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強作苦笑。一流烟走了。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。就有人沸沸揚揚的奔走駭告。他們說胡家集出了命案了。丹徒城裏。三三五五交頭合耳。議論紛紛。霎時闐遍全城。未到辰牌時候。胡家集的鄉下地保。到丹徒縣來報案。請縣長下去相驗。丹徒縣長。時雨化聽說境裏出了無頭的命案。這一驚。非同小可。連忙乘着轎子。下鄉相驗了。到了屍場一驗。將個時雨化嚇得目瞪口呆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。原來這屍身不是別人。却正是唐守備的屍身。時雨化忙命人將他的屍身用棺木盛起。又命人到四處去尋他的首級。尋查了半天。毫無影響。時雨化只

得將沒頭的屍身帶到城中。『這時守備的兩個無賴姪兒。得着這個消息。真是喜從天降。忙請人做了一張呈狀。到堂上去擊鼓喊冤。告他的孀娘梅氏。與表叔杜文海有染。殺唐守備的凶手。便是杜文海。時雨化接到這個呈狀。只得將梅氏和杜文海提到堂上。只見梅氏哭得和淚人一樣。時雨化便問道。梅氏你也是一個大人家的女子。爲什麼不知國法。竟敢將自己的丈夫害了。梅氏泣不成聲。斷斷續續的答道。小婦人無從置辨。只求堂上開恩。』將犯婦的丈夫屍身。賜與犯婦看看。犯婦便是死在九泉之下。也瞑目了。時雨化忙命人將唐守備的屍身抬到堂上。梅氏仔細一看。只見他血肉模糊。身上的衣裳。雖然是血跡斑斕。還能認得。她細心在屍身上打量半天。只見他一雙手倒剪在背後。就是自己給守備的那條汗巾紮的。身上的衣服以及足上着的鞋子。無一樣不是唐守備的。梅氏這纔哇的一聲。搶過來。一把抱着

屍身。兩眼一直。暈厥過去。時雨化倒着了忙。急命人用薑汁葱汁之

類。灌了大半

天。纔將她灌

醒了。她搶天

呼地的痛哭了

一場。對着屍

身呆呆的出神

。時雨化又問

道。梅氏。你

的堂姪現在告

你了。說你私

告我。犯婦便是百口也難辨別的了。不須堂上動刑。犯婦承認抵命。



通表弟。謀斃親

夫。你快一些從

實招來。免得受

刑罰的苦楚。梅

氏心中好像刀戳

的一樣。神經錯

亂。痛不欲生。

隨口答道。那也

不須堂上問了。

他們既然這樣的

但是求堂上將犯婦的丈夫失去的頭顱。尋找回來。犯婦便是千刀萬剮。也不推辭的。時雨化聽得無詞可詢。只得命人帶她下禁。又將杜海文帶到堂上。可憐杜文海那天受過這樣驚嚇的。聽得時雨化一問。早已嚇得魂飛魄越。面紅過耳。一句話也沒有。時雨化明知這案情有莫大的冤枉。只得虛應故事的問了幾句。也叫押下去。時雨化回到後堂。與幾個幕友商議案情。那幾個幕友異口同聲的說道。梅氏非謀斃親夫的淫婦。杜文海更非執刀殺人的強徒。大人對於這種案子。無論如何。不能含糊了事。時雨化道。那何須諸位說得。鄙人也是這樣的設想。梅氏夫人的賢聲。滿城中誰不知道。便是我也常到他家的。侍上御下。真個是無不裕如厚道。她豈是不知禮節的人呢。不過這案子。要想水落石出。非要使一番心血不可。衆幕友齊聲稱是。到了第二三天。時雨化便微服出城。到出案的地方去私訪了幾天。毫無頭緒。

他萬分無奈。只得重行回城。又宿了一夜城隍廟。也未見什麼影響。光陰易逝。轉眼一月。唐守備的案子。仍然懸着未破。可是將兩個無賴姪兒。急煞了。今天來上一封催辦狀紙。明天來上一封請決凶犯的呈文。忙得不亦樂乎。時雨化倒也利害。一任他們催案。正眼也不去瞧一下子。仍然派人到四處去明察暗訪這案子的頭緒。一面又派人將唐家所有的財產。一概查明登冊。派人看守。這一來將那兩個無賴。弄得越發有了主意。時雨化仍然竭力追求這案的根底。無奈任你有多少。里眼順風耳都沒處去尋這案的根底哩。光陰最快。略泛泛眼兩月過去了。時雨化爲了這案子。弄得廢寢忘餐。一籌莫展。不料京中新派一個江浙兩省的巡閱大臣。江南暝。巡閱到丹徒。守備的兩個無賴姪兒。唐高唐球便去攔住轎頭喊冤。江南暝詢了一回案情。極其注意。忙到丹徒縣城裏升堂單提梅氏上堂。江南暝將驚堂一拍。大聲說道。梅

氏。你且擡起頭來。梅氏回道。犯婦不敢擡頭。江巡按微微的一笑說道。好一個知禮識節的夫人。你有什麼罪過。擡起頭來。本部堂恕你無罪。梅氏只得擡頭朝巡按一望。心中大喜。你道是誰。却原來就是在唐家設帳教授的江老夫子。梅氏見了。自然心中歡喜。叩了一個頭說道。犯婦的丈夫。身死不明。冤沉海底。大人朱衣萬代。務求爲犯婦的丈夫伸雪。說到這裏。江南暝冷笑一聲說道。你這淫婦。見了本部堂還花言巧語的麼。你還記得三月前那一夜去敲我的門了嗎。梅氏聽的真個百喙難辯。沉冤莫白。她知道無從辨訴。低垂粉頸。再不開口。江南暝將案上的朱籤掣下兩根。往下一擲說道。這樣的姦夫淫婦。不正國法。更待何時呢。嚇得時雨化將大帽除下。撲地往下一跪。江南暝笑道。貴縣的判斷工夫。我實在佩服。一件案子在手裏拖邇三月。還未判決。如果再有三五層盜案。那麼。貴縣的鬍鬚問白。

恐怕還不了呢。時雨化連連叩首。只求開恩。江南暝也不回話。在案上又順手攢下一根朱籤說道。這樣殃民禍國的奴才。不殺何待。一齊推出去吧。堂上一聲。堂下百諾。霎時在禁裏將杜文海提出來。連時雨化一齊細起。押向法場而去。不多時。忽然有一個門差氣急敗壞的跑到堂上。打了一個千兒。說道。四大人。殺守備的兇手。現已拿住了。江南暝聽得。大喜連道。快些帶上堂來。我有話要問他哩。那門差叩了一個頭。一路滾的出去了。不多時帶進一個人來。江南暝定睛一看。不禁呆了。你道是誰。來者却正是真真正正的老牌唐奪魁。列公。你們看到這裏。一定要指小子在信口開河的亂說了。上回不是說唐守備死了嗎。怎的又會活了。原來有一個緣因呢。當那日唐守備動身之後。不料軍隊已經去遠。天色已晚。唐守備便在胡家集尋了一家旅舍住下。誰也料不到這店却是個不出名的黑店。店小二見他身上

衣服十分華麗。他便起了歹意。用一壺鬧羊花的酒。給唐守備一吃。將他吃得暈黑地。伏在桌上。酣呼睡去。店小二心中大喜。將唐守備身上衣服。足上鞋子。一一的脫了下來。端端正正的穿好。他又過來。想拔唐守備的寶劍。不料將他從夢中驚醒。一張眼見自己的衣服。給他脫去。勃然大怒。一把將他抓住。順手在懷中取出那條汗巾。將他雙臂倒剪。拉到荒田裏。便是一劍。將他的腦袋割了下來。天已欲亮。他因爲軍隊去遠。要趕上去。便提着人頭。跳上馬。忽忽的走了。這店小二一無家族。二無朋友。更無親戚。所以衆人萬不料到這沒頭的屍身。便是他啊。唐守備在海寧邊防和賊兵相持有一年之久。不料賊兵又竄向福建的邊境。唐守備又調兵去鎮守。三天一接觸。五天一廝拚。該應唐守備的官星高照。打一仗。勝一仗。官家見他有功於國家。自然要按功論賞啊。守備坐昇游擊。又昇參將。再昇

副將。大刀坪一役。殺賊無算。又昇福州的總鎮。這樣的一說。已有三個多月了。他思鄉心切。特地趕到家中來看看妻室兒子。誰知到了家門口。只見鐵將軍嚴守大門。橫一道豎一道的封條。交叉封着。唐奪魁大驚不解。這時那位看門的差人。見他形跡可疑。便將他認做殺唐守備的要犯。將他送上堂來。江南暝見了他。弄得莫名其妙起來。忙道。快快快。你的夫人此刻已經捆到法場動刑了。你快些去救吧。遲一會子。便沒有性命了。唐奪魁聽得。不暇答話。飛步出了大堂。搶了上馬。刷刷刷一連打了幾下子。轉眼間。到了法場。第二聲追魂大礮。震天價的已經放過了。他拚命的狂喊道。刀下留人。刀下留人。那個凶神也似的劊子手。聽得。連忙往傍邊一閃。唐奪魁飛身下馬。到了梅氏的身邊。一把將她抱住說道。我的夫人。這可嚇煞你了。他說着。連忙叫衆人快來鬆綁。那班差人。以及監斬的兵長。誰

不認得是唐奪魁呢。慌的七手八脚。一齊來動手。將他三個一齊鬆了綁。此刻江南暝已經趕到。陪着他們一齊回到縣堂裏。唐奪魁便將以上的一番情形。對江南暝說了。他才恍然大悟。連道。該死。該死。不是吾兄來得急速。險一些岔了大事。時雨化說道。如果唐大人不回來。連卑職送掉性命。還沒處伸冤哩。我只不解江大人曾在唐大人的府上住過三年多的。怎的連梅夫人的爲人。好醜。都不知道麼。江南暝望着唐奪魁笑道。這並不是小弟魯莽。其中的原因。非貴縣可以知道的。唐奪魁忽然想起那層事來。知道江南暝誤會了。他忙走過來。附着江南暝的耳朵說了幾句。將一個江南暝說得直跳起來。連道。啊。啊。老兄。老兄。你不告訴我。我那裏知道呢。他說着便走到梅氏夫人的面前。倒身下拜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下文自有詳細的交代。

第十四回

山頭儷影蜚娥蝴蝶結金蘭

寺裏詭謀銅耳夜叉逢大敵

上回敘到江南暝聽得一番剖白。如夢初覺。忙走過來。對着梅氏倒身下拜。慌得梅氏答拜在地。江南暝起身對唐奪魁說道。小弟不是恩兄嫂。那樣的待我。焉有今日呢。唐奪魁遜謝一番。江大人便命人將唐高唐球兩個。飛籤提到五聖菴。下了朱籤。凌遲處死。屆時唐總鎮江巡按時縣長一齊到刑監視。午刻一到。劊子手上場。正要開刀。在那人山人海當中。猛的跳出一個女子來。渾身紮束。手執一枝青萍劍。縱到江南暝的身邊。嬌聲喝道。你這賊官。今天看你逃到那裏

去。江南暝大驚。正待……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天窗一掀。一道紅光。一個紅衣女子。手執青霜劍。閃電也似的趕到。揮劍架住。厲聲罵道。好賤婢。膽敢來刺國家的石柱。朝廷的命官。你可知道紅蝴蝶在這裏等候多時了。那女子聽得霍的將劍一收。抱住粉拳。打了一個折腰。說道。不知紅姐姐在這裏。小妹無知冒犯。望乞原宥。紅蝴蝶聽得。好生詫異。恐他有詐。用劍逼住問道。你姓什麼。叫什麼。怎麼認得我的。那女子笑道。此地非是談話之所。請姐姐移動玉趾。隨妹到金山白雲寺去細細的告訴你吧。紅蝴蝶點頭道。好。他回頭向江南暝說道。大人照公辦公罷。往後沒有什麼障礙了。請放心。她說着。和那女子一先一後飛鳥也似的走了。這一來。可不將一個江南暝嚇得呆了。忙命人將唐球唐高正了法。打轎回衙。按且慢表。再說紅蝴蝶和那個女子。到了金山白雲寺裏面。那女子撲地望着紅蝴蝶便拜。

紅女俠忙答拜問道。不知姐姐的尊姓芳名。仙鄉何處呢。那女子笑道。你問我麼。題起來只怕姐姐還知道呢。我姓霍。小字蜚娥。敝業師便是程思邈。紅女俠忙道。啊喲。原來是霍家姐姐我道是誰呢。久仰。久仰。只是無緣晤面。不料天緣巧湊。在這裏和姐姐碰頭。興會興會。她們倆談得十分投契。便拜結爲姐妹。在白雲寺盤桓了幾天。紅女俠因爲要到山東濟南去有要事。便與蜚娥作辭了。這霍蜚娥怎地要來行刺江南暝呢。原來也有一個原因。刺臂黨中。有個名劉一鶚的。在金陵一帶。明搶暗劫。爲所欲爲。吃江南暝的手下人員緝獲住了。就在下關正法。霍元龍得着這個消息。怒憤填胸。便要親自去報仇。後來經衆人勸住了。恰巧江南暝又由秣陵轉道赴丹徒。他便着差他的女兒蜚娥前來行刺。無巧不成書。偏偏崑崙二法師。又差紅女俠到茅山來有事。路過丹徒。將江南暝的性命救了。這也是江南暝的

命不該絕吧。閑言少敘。再說華秋岳和紅女俠兩個往江都趕來。未到揚州。紅女俠便對秋岳說道。華大哥。我們此番去。都要十分小心。因爲黃龍會裏的硬生。的確不在少處哩。最利害的有一個名叫大嘴狼的蔣老夜叉。她的功夫。在會中佔着第一把交椅哩。你如果遇到她。祇宜智擒。不可力敵啊。他的鐵布衫功夫。鍊到十八層了。我們老師祖。還時常的談到她呢。她有兩處軟門。一處是雙眼。一處是右膀的大回池。你和她動起手來。切莫與死纏。得空便下手爲要。秋岳點頭稱是。他倆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到揚州了。他倆便揀了一家不在市口的飯店住下來。用一頓酒飯。在吃的當兒。就聽得有人在別處談論道。這事真是奇怪極了。昨天江大人還好端端的在城裏問案的呢。怎地過了一夜。便不知去向。生死不明。敢是城裏出了什麼妖怪。將他老人家攝去不成。又有一個說道。你不要在這大廳廣衆的當中。信口

開河啊。現在這種時代真合着古語兩句。多吃一碗飯。少說一句話。須知屬垣有耳。口爲禍福門。還有人夜間睡在牀上。好端端的到了第二二天早晨。一顆腦袋。不知不覺的不知去向了。這些事你看。還要驚奇不置哩。常言道得好。各掃自家門前雪。休管他人瓦上霜。那是最高的一着。說到這裏。又有一個人低聲說道。諸位請收起來。不要談罷。城中的黑白小耳朵。極多。不要點起火來。燒自己的眉心啊。大家聽得。真的。一個個閉上尊口。不發一言了。紅女俠朝秋岳使了一個眼色。秋岳會意。便起身會了酒資。一齊出店。到了彩衣街那條僻靜的巷子裏面。紅女俠便對秋岳說道。方纔你聽見麼。我看這事。一定是黃龍會裏的人幹的了。我們還不去救江大人。等待何時呢。秋岳道。不知道這黃龍會的窩巢。設在什麼地方啊。紅女俠道。我在山東濟南一家飯店裏。曾聽得黃龍會中有兩個匪徒說過的。他說在四月的

中甸。趕到天甯寺聚齊。我想這窩窟。定在天甯寺無疑了。而且我在下山的時候。我們老師父曾對我說。他叫我注意黃龍會。我問他這黃龍會的窩巢在什麼地方。他說這黃龍會的集中場所。原無一定。大都在古寺深山裏面的時候多。照這樣參詳起來。確是指定天甯寺了。秋岳點頭說道。這一番恐怕要



的大雄寶殿上面了。秋岳從側面朝下一望。只見裏面擺着十桌酒筵。

大費周折了。紅女俠道。那個是自然的了。只要自己謹慎一些。却也沒有什麼意外的。他倆適量了半天。才一起縱身上屋。直向天甯寺而來。不轉眼間。已到天甯寺

正在呼歡暢飲的時候。一個個面襟上都有一塊盂口大小的黃布。上面蜿蜿蜒蜒的不知畫的什麼。秋岳四頭將紅女俠一拉。紅女俠一個蝴蝶翻花的勢子。飛到西廂房的脊上。向大殿上一打量。只見東邊第一席。第一個座位。上坐的不是別人。正是她的仇人朱一刀。陪坐的便是江都縣的縣太爺莫呼原。第二席首次兩席。是曹天霸。東方鐵豹。她見了東方鐵豹。心中好生疑惑。東方兄。他怎麼到這裏來的。敢是他失心瘋了。也加入黃龍會了嗎。真個照我的話。那麼今天巡按大人。只怕我們却不走了。她想到這裏。心中十分憂憤。回頭向秋岳附了耳朵幾來。秋岳會意。使了一個鷓子鑽雲的招兒。由大殿脊上越過。直向後面而去。紅女俠這裏暗自躊躇道。如今下去。和他們廝拚。眼見他們的人多。料想沒有什麼便宜可佔。不若等他們吃到八分數的當兒。那時候。再下手也不爲遲哩。她便蹲下身子。悄悄地在屋

脊上面候着。那些會匪一個個狂飲如牛。盃不離嘴。嘴不離盃。獨有東方鐵豹却斯斯文文和老學客一樣。不肯狂飲。紅蝴蝶心中詫異道。他是落下酒甕爬不起的人兒。今天怎地客氣起來呢。料想其中定有別故呢。小子寫到這裏。却又要對讀者諸君們聲明一聲了。上回不是提到東方鐵豹是和紅蝴蝶同門同參的嗎。怎的和黃龍會這起會匪在一起呢。緣來東方鐵豹是昭陽的人氏。他便和曹天霽是同鄉。這曹天霽是武當派中矯矯不羣的人物。他在昭陽待人接物。彬彬有禮。誰也不曉得他有一生通天的大本領啊。黃龍會裏的首領。屢屢的要想招致他入會。曹天霽却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。只推着自己不能爬尊爲辭。（按爬尊便是出派）黃龍會裏的傢伙。却也不敢相強。但是遇到什麼筵會聚議。都要請他來入座。他也不肯擺在面子上和他們決裂。他們來一次。他必然到一次。有什麼計議。他只是冷眼傍觀。不發一辭。這一

次黃龍會將江南暝捉到了。便請他來商議。如何辦法。可巧東方鐵豹也在家裏。他便順手將鐵豹一同帶去的。話分兩頭。再說大殿上衆賊。酒至半酣。黃龍會的首領崔銅耳。站起來。對衆人說道。今天請諸位來。沒有別的事情計議。因爲昨天在城裏已將我們唯一的仇人江南暝。江小子捉來了。這雜種專門和我們黨會中的人作對。請諸位付了一個決定。還是將他做了。還是將他先放在水牢裏面。受受活罪呢。曹天霽聽得勃然大怒。霍的將孟子豁唧唧的往下一擲。大聲說道。崔大哥的話。我簡直不懂。江南暝縱然與黨會中人作對。他也是爲皇家除暴安良的意思。如果這一黨。那一會裏的傢伙。不做那些喪亡天理的事兒。江南暝他也是個戴髮含齒的人。未必就來和黨會中作對了罷。還有一句不中聽的話。要對你們說哩。江南暝是好的。是壞的。他是朝廷的命官。他的行爲不好。朝廷裏自然要懲治他的。也用

不着你們來橫加干涉的。你們能將朝廷的命官劫來。眼睛裏估量着也沒有朝廷了。像這樣無法無天的。我曹天霽是個直性的漢子。恐怕不能讓你們任意罷。說到這裏。東方鐵豹。大吼一聲。一脚將桌席踢翻。掣出虎尾三截棍。大聲說道。曹大哥。和地們說什麼。今天他們不將欽差大人交了出來。我們便和他們見個高下。曹天霽在腰裏拔出一對獲手鈎。縱到江都縣莫呼原的身邊。一聲冷笑道。縣太爺辦公。辦到黃龍會裏來了。莫呼原料知不是頭路。忙道。我並非自動要來的。乃是他們強逼我來的。曹天霽道。呸。你是一縣的人民之望。他們是草野的強盜。你難道沒有法子對待他們麼。說了多少廢話。也是無益。不如請你早一些到外婆家去吧。說罷。鈎光一亮。克察一聲。莫呼原的腦袋。早和肩上脫離關係了。此刻崔銅耳氣得哇呀呀直嚷起來。大叫道。反了。反了。擡傢伙來。和這倆狗頭。拚個他死我活。

衆賊聽得。齊將自己的傢伙拿出來。崔銅耳將一對李公拐。搶到手中。向他兩個徒弟說道。留一個在這裏幫我動手。一個到外邊去照應乙丙丁三隊的兄弟。要十分留心。將各處屯口紮住了。不要讓他們逃了。說到這裏。鐵豹搶過來。不由分說乒乒就是三傢伙。崔銅耳揮動雙拐。架開他的三截棍。大聲罵道。黑小子。你敢和你家大太爺一抵一拚個一百合麼。鐵豹大笑道。我的兒。你隨便說出什麼花式來。你家老爺回你不幹。那也稱不起在崑崙派裏了。這裏的地方狹窄。你要領死。到天井外去罷。他說罷。使了燕子穿簾的招兒翻了出去。崔銅耳隨後追出來。他倆在天井裏一往一來。廝了一百多合。未見勝敗。銅耳的徒弟馬如騮。揮動一雙臥爪鎚跳過來裹住曹天霽。朱一刀一順單刀。也跟上來。夾攻曹天霽。一時碗著紛飛。桌椅亂舞。那班強盜會匪一齊動手。將曹天霽包得像饅頭餡一樣。一點水也澆不進去。好

個曹天霽。不慌不忙。施展一對護手神鈎。索落落逼得那羣賊人團團亂轉。沒有一個敢來近逼一下子。他們酣鬥了半天。漸漸地移到天井裏。紅女俠見了朱一刀。想起前年在雪道上被他調戲的情形來。不禁勃然動怒。正要下去。瞥見大殿上一道白光。直向曹天霽的後頸飛來。曹天霽正在捨死忘生的和衆賊廝拚。那裏還顧到後面有暗器來傷他呢。列公。在這一霎時間。曹天霽的性命。就要送掉了。飛來的暗器。不是尋常的鏢石之類。却是鵝羽毒藥弩。見血封喉。十分利害。只要給牠鏟破了一點皮。流出一縷血來。那麼。大羅神仙。華陀扁鵲。也沒有辦法的了。像曹天霽這樣的直性人。難道就該他橫死在這柄藥弩上麼。真個天無眼了。但是要看他究竟死了與否。祇好看十五回中的交代吧。

第十五回

俠女解圍夜叉挖目
欽差遇救惡霸飛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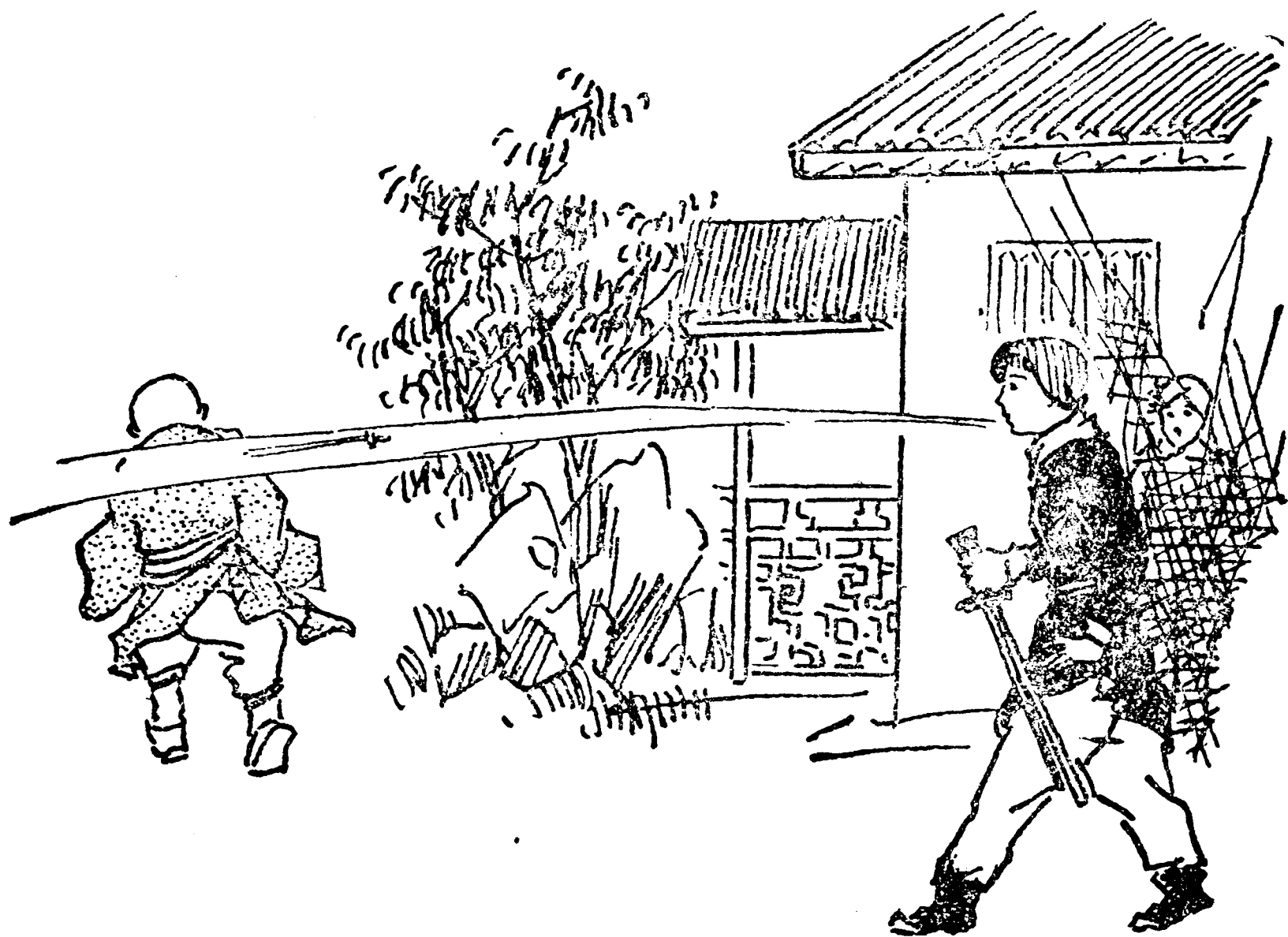
且說曹天霽正在惡鬥諸賊的當兒。冷不防從大殿上面飛來一枝鵝羽毒藥弩。看看要到他的腦後。紅蝴蝶忙在西廂罵道。好賊徒。不要使暗箭傷人。她說着一伸玉手。一子甩頭。閃電般地橫飛過去。那枝毒藥弩。早激開數丈。滴溜溜的插在那棵梧桐樹上。這時大殿上一聲狂喊。何處的賊崽子。膽敢來幫助曹天霽。和我們作對。是漢子敢來和你家大師父見個高下嗎。說着。大殿上瘋虎也似的跳出一個頭陀來。手執一柄戒刀。張大了一雙叫驢眼。東張西望。紅女俠認得是雲

台山六淨和尚。她暗自吃驚道。不料這禿顱也在這裏。倒有些扎手呢。她一個蛺蝶穿花的招兒。從西廂房上直翻下來。足還未踏實地。一起青霜劍照定他的頂門刺來。六淨見紅女俠憑空飛下。心中倒也是一愣。一側身躲過他這一下子。他翻起戒刀。逼紅女俠說道。我和你家師父。是最要好的朋友。你何故反去幫助曹天壽來和我反臉呢。我却和你一般見識。你快回去罷。動起手來。一則喪失我們兩家的和氣。再則憑我一些本領。你又不是不知道的。到了那時。不要後悔不及啊。紅女俠勃然不怒。高聲罵道。賊禿。誰認得你。和誰有來往。今天做了你。也好爲山東一帶的居民除了一害。六淨大怒。揮刀大罵道。叵耐你這賊妖婢。不知死活。定要來送死。却不要怪你家大師父刀下無情了。他說着揮刀便刺。紅女俠舉劍相迎。他倆鬪了十數個回合。六淨料知佔不到她的便宜。眼珠一轉。計上心來。丟去一個架

子。回頭便走。紅女俠料知有詐。她却將計就計的追下去了。到了大殿的回門跟前。猛的支呀一聲。從大佛後面。跳出一個花面猙獰的惡鬼來。一張兩臂。將紅女俠攔腰抱住。幸喜兩隻粉臂。不曾被他抱住。她忙用劍向那惡鬼的頭顱砍去。擲的一聲。連肩削去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六淨的毒藥弩閃電也似的。向她頂門打來。她一擡玉手。將箭接着。冷不防他的第二箭又到。她伸手接着。在急不容髮的當兒。他的第三箭流星也似的又到了。列公。這六淨和尚的毒藥弩。在北道久負盛名的。人家給他的藥弩一個綽號。叫做閻王帖子。請到誰。誰便要到鬼門關去交帳了。所以崔銅耳仰慕他的威名。特地送一個學生帖子與他。遇到什麼大事。皆請他來主持。此刻他路過微山湖。順邀朱一刀來到江都密議大計。他們想將江南暝做了之後。便在江蘇橫行獨立了。不想遇到了紅女俠曹天壽這班人來橫加壟斷。他便施出毒

手連放三枝藥弩。在他的理想中。任你紅女俠厲害。至多接了他的兩枝罷了。第三箭還有地方躲避嗎。而且她又被木人抱着呢。紅女俠到了萬分危急時候。她却很鎮靜的。微張小口。將第三枝藥弩。輕輕地啣住。將個六淨和尚。嚇得目瞪口呆的愣住了。不防她隨手將三枝藥弩。一齊回放過來。六淨一蹲身。末一枝在他的頭皮上貼肉飛過。嚇你六淨出了一身冷汗。在這當兒。她已將那木鬼的膀臂砍斷。跳到六淨的身邊。一劍照定他的前胸刺來。六淨大驚。就地使了一個蟒翻身。將她一劍讓過。他在地上的劈的跳起來。飛身上屋。紅女俠一伸手甩頭一子。直向地的後心打來。六淨往右邊一縱。一失神。紅女俠已經趕到。猛可裏只聽得六淨噯喏一聲。從東邊廂房上面。直翻下去。紅女俠只當他中了自己的甩子呢。她也跟着他飛步落地。不料在未落地半中。只聽得銅鈴聲響。渾身給髮繩細住了。她正想用劍去削髮

個。不料兩臂被網細得十分厲害。動彈不得。六淨搶過來。照定她的粉頸上面。就是一刀。眼見她的性命就要送掉了。不料在這萬分危急的當兒。六淨的戒刀。還未



落下。他忽然大吼一聲。拋去戒刀。回頭就走。從東邊坐靜室上飛下一個人來。頭梳雙丫髻。橫一道白綾抹額。身上穿一套元色湖縐的箭衣。手執一對竹葉雙鋒刃。

年紀在十六七歲的光景罷。一張粉龐。比較紅女俠還要英俏三分。她見六淨逃走。一張櫻口。一道白光。直飛過來。將一個萬惡的賊禿。劈成兩片。她將白光一斂。跳過來。將髮繩割斷。救下紅女俠。列公。來者這位女郎。你們知道她是誰呢。原來是江南游俠馮雪藕的徒弟。乃是江南暝的七妹。江南燕。她在紹興鏢局上保鏢。今晨得到江南暝失蹤的消息。她便趕來救他的哥哥的。她保鏢在各省中。沒有出過一次岔子。別人的鏢車。都有一個押車的。她只消一方白綾的小旗。上面繡着一個黑燕兒。憑你喫了熊心豹子膽。也不敢伸手劫他錢銀子。走到什麼地方。只要那處有道兒的朋友。那麼。馬上派人護送過境。前有甘鳳池。後有江南燕。這兩句話。是在道兒裏走過幾天的朋友。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江南暝有這樣的厲害的妹妹。黃龍會怎敢將他劫來要傷害他呢。原來也有一個原因呢。黃龍會在未劫之前。

黃龍會裏的好手。已經開過一次會議了。蔣老夜叉一口承認。她可以包做江南燕。所以他們才敢將江南暝劫來的。話休煩屑。再表她救了紅女俠。便翻身朝後面而來。到了後園裏。只見華秋岳背着江南暝。在假山側面被衆賊困住。蔣老夜叉用着一對牛耳潑風刀。十分厲害。將秋岳殺得只有招架之功。沒有還手的能力。眼看看就要橫在她那兩柄刀上。江南燕那敢怠慢。一張口放出飛劍。就是一掃。人頭亂滾。那班沒有碰到的強盜。嚇得尿滾屁流。只恨爺娘少生兩隻腿。沒命價的逃跑了。祇有一個蔣老夜叉。生死不怕。仍然將秋岳裹住。抵死不放。江南燕一斂劍光。翻身落地。一揮雙刀。照定老夜叉的雙眼刺來。蔣老夜叉。見她第一着便來尋她的要害。她暗暗的喫驚。忙揮刀相迎。江南燕就勢將雙刀改了一個犀尖分水的勢子。將她的雙刀隔開。搶近一步。飛起一脚。不偏不斜正中她的右眼。將一顆眼珠。直

撇出來。唷呀一聲。撲地倒下。她順手一刃。老夜叉却變成了無頭鬼了。江南燕做了蔣老夜叉。便向秋岳說道。謝謝你。救我的哥哥。我們後會有期罷。此地料想也沒有什麼硬生了。請你就將我的哥哥送回罷。我因爲有要事。恕我不能相陪了。她說罷。飛身上屋。霎時不見。秋岳看得呆了。忙將江南暝在背上緊了一緊。也不敢到前面助戰了。他便展起飛行功。直向縣衙而去。再說紅女俠回到大殿脊上。定睛朝下一望。只見崔銅耳東方鉄豹一千人仍然在捨死忘生的廝拚。叮噹噹只殺得銀河失色。星斗無光。曹天霽和馬如驢朱一刀兩個。戰了有一百多合。未見勝負。馬如驢那對臥爪鎚。天旋地轉。兀的轉戰不衰。曹天霽的鈎法。也得密緊文風不透。紅女俠一個神龍掉尾勢子。從屋上翻了下來。手起一劍。朱一刀的一顆頭。早和肩上脫離關係了。馬如驢大驚。手中的鎚法一亂。被曹天霽尋着一個破綻。手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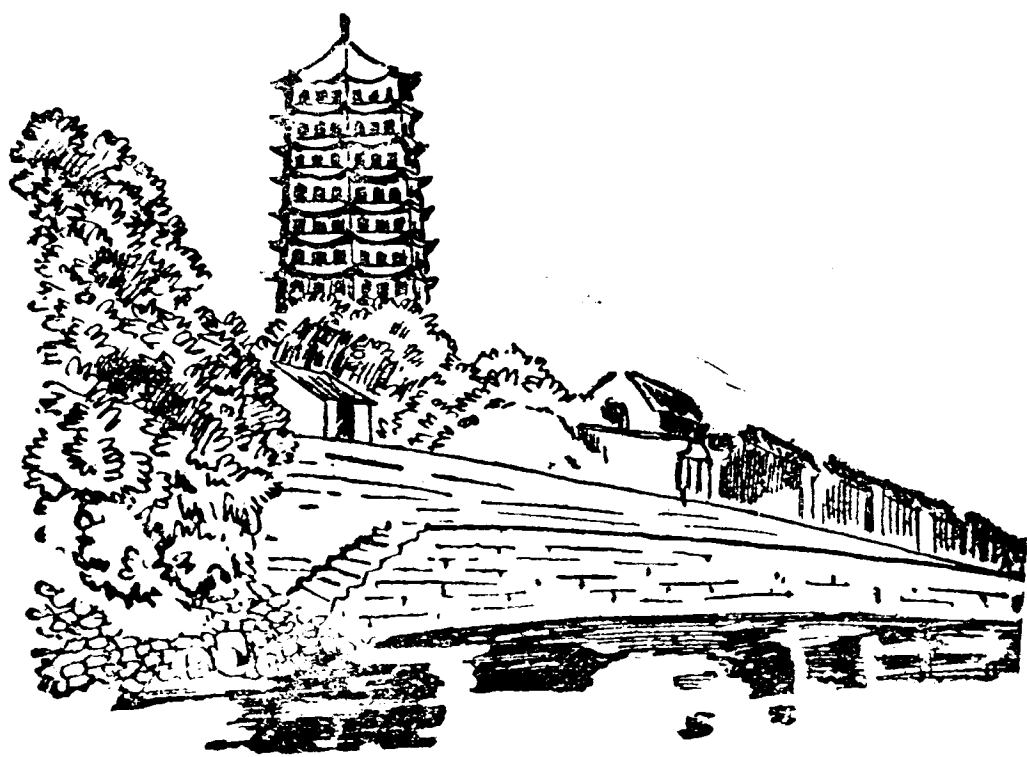
一鈎。刺中他的咽喉。登時死於非命。那邊崔銅耳見他的徒弟去了性命。他不敢戀戰。一擺雙拐。使了一着王母獻桃的勢子。將鐵豹的三截棍架開。便想動身。紅女俠的眼快。知道他要走。她搶過來。嘩啦啦甩頭三子。一齊發了出來。崔銅耳霍起一跳。剛將三子讓過。足還未踏實地。鐵豹的三棍已從他的下三路捲進。接着曹天霽的雙鈎。又向他的上三路掃來。崔銅耳掄動雙拐。撲地一旋。讓過三截棍。架去雙鈎。不料紅女俠的甩頭三子。再也不能躲讓了。颼颼颼中了兩傢伙。額角上鮮血迸流。他大吼一聲。撇去雙拐。正要逃生。曹天霽的雙鈎。已逼到他的右脅。霎時他的右脅下面露出一個碗口大的窟窿來。他忙用手來隔。不料手腕又給鈎口。割斷。身子晃了兩晃。往後便倒。鐵豹拋去三截棍。搶過來。按住他的頸骨。冷不防崔銅耳。飛起一脚。正中鐵豹的盤膝。鐵豹一個踉蹌。一放手。險一些走了崔銅

耳。曹天霽忙趕來。用劍在他的腿上連刺兩下子。崔銅耳受傷過重。這纔不能動彈。鐵豹跑過來。用繩索將他捆得像扭股糖也似的。曹天霽道。如今這裏的賊首。大約已完全結果了。此刻我們還不去尋救江巡按。等待何時呢。鐵豹道。你們倆且到後面去。我只在這兒候着。如有狗頭。從裏面跑出來。我便弄一個禿子頭上打蒼蠅。來一個。死一個。你們快些去罷。曹天霽紅女俠兩個。各執兵刃。往後面而去。鐵豹在大殿前的天井裏。將三截棍拾到手中。悄悄地的候着。不多時。一陣脚步聲音。從後面轉出有三四十個人來。一個個張口氣喘。神急汗流。拚命價的向天井裏而來。鐵豹猛的將三截棍一擺。放開霹靂也似的喉嚨。大聲喊道。好賊崽子。你家大太爺在這兒等候多時了。膽大的一些兒過來。受死啊。那班人。喫了一大驚。一齊立住脚步。便想掉轉腦袋。逃走了。鐵豹又喊道。誰先開步。往後去。便請

誰到閻王老子那兒去交帳。那班人見了他那種樣子。早已嚇得骨軟筋麻了。那裏還敢亂動一步呢。這時衆人中跳出一個人來。握着一把鬼頭刀。對着鐵豹將大拇指一豎說道。你這黑小子。休要逞強。可知你家大爺。也不是好惹的。你如果識風頭。快一些兒讓出一條路來。磕頭送你家大爺們出去。你家大爺快活起來。說不定。倒可以饒你一條性命哩。萬一執迷不悟。定要來和你家大爺較量。那末。休怪……他說到這裏。冷不防鐵豹跳過來。乒乒三棍。接着便聽見壳禿一聲。腦漿迸裂。可憐一排大話還未說完。已將一條性命送掉了。你道冤枉麼。那班未死的。見了。嚇得撲撲撲跪下一大彎來。齊聲叫着饒命。鐵豹道。你們不要怕。快隨我來。那班人只道放他們出去的呢。連忙一齊趕過來。他將那班人趕豬糞一般。一齊趕到一間空房子裏面。將門反鎖了。說道。請你們在裏面坐一會子。馬上天便亮了。到那時再

送你們出去罷。裏面有人咕噥道。偏是這毛似虎自己作死。他的師父還被人家不費吹灰的氣力捉住哩。他不識高低。也到到江頭上賣水呢。他死了也罷。倒連累我們了。鐵豹無心去聽他們埋怨。潑轉腦袋。正要到後面去探看究竟。忽見曹紅兩個。已從後邊出來。鐵豹忙道。大人呢。紅女俠搖頭說道。我們到了後面。差不多什麼地方都尋過了。只是未見大人一些蹤跡。曹天霽道。那假山傍邊。不是蔣老夜叉的屍身嗎。紅女俠道。怕不是罷。論起秋岳的本領來。不見得比較我們高明。他和蔣老夜叉動起手來。料定他佔不到什麼便宜。如果將大人救出來。背在身上。那麼。越發不是她的對手。能逃走了。那就是他和大人的造化高了。還能將她做了嗎。曹天霽聽得。搖頭道。不是這樣的說法。我曾親眼看見的那六角亭的傍邊。不是蔣老夜叉用的那對四窠八環牛耳潑風刀嗎。紅女俠忽地拍手笑道。對對對。我倒忘

記了。秋岳一定是送大人回去了。鐵豹道。怎得見的。未知紅女俠答出什麼話來。十六回中自有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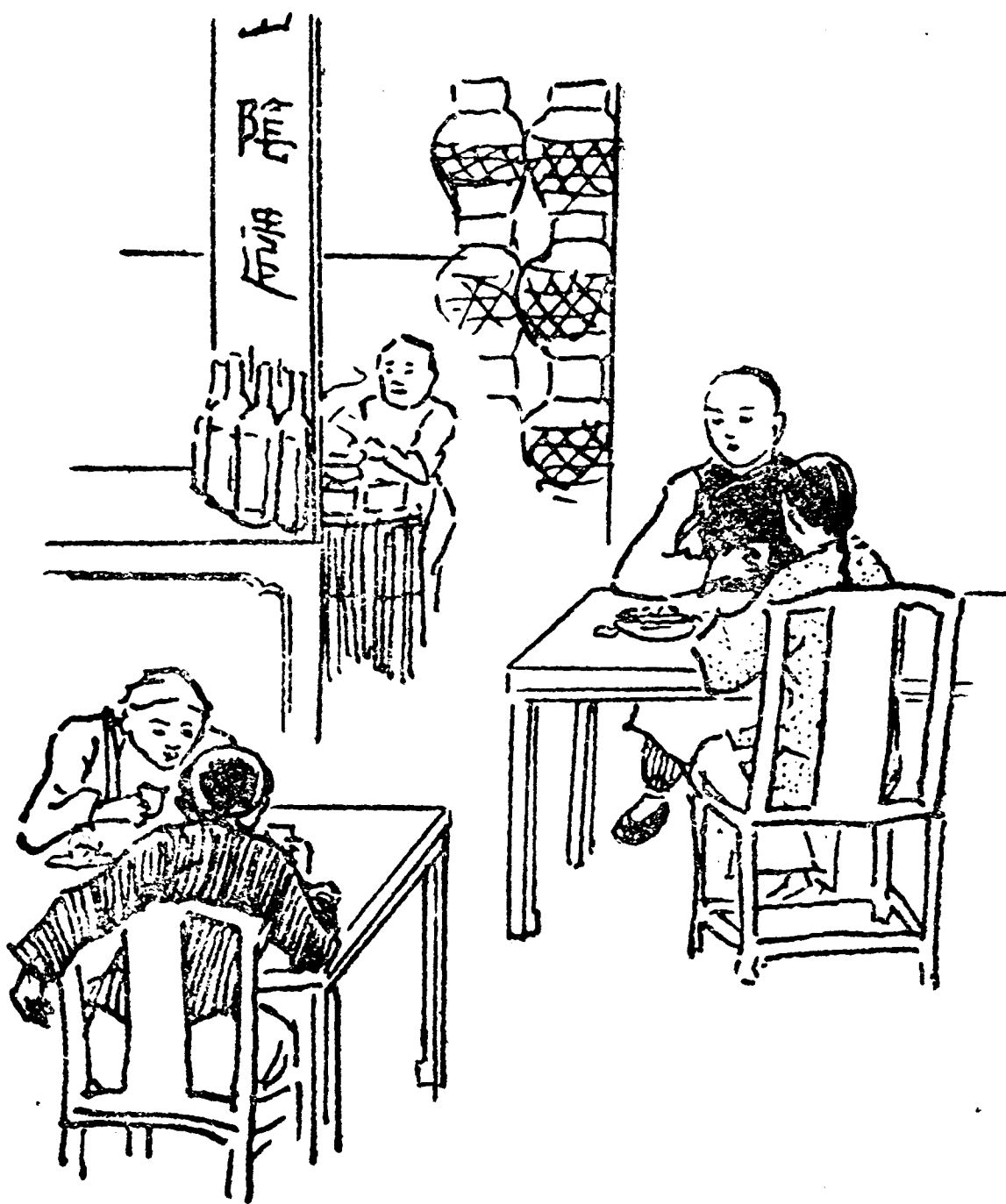
熱心冷面土棍活遭殃
觸景生情英雄惡作劇

且說紅女俠猛的省悟道。對對對。我險些忘了。我被六淨用關捩子鎖起。走不了了。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候。猛的從半空裏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。渾身的找紮。手裏用的一對竹葉雙鋒刃。未走兩着。便使出飛劍將六淨做了。她將六淨做了之後。便飛也似的向後面去了。估量着那個老夜叉一定是她做了的。曹天霽忙道。她的身上。是什麼裝束。是不是玄色的。紅女俠道。對的。曹天霽笑道。原來是她。我當是誰。怪不得這兩個萬人無敵的硬生。給她不費吹灰的氣

力。便自做了。紅女俠忙問她是誰。曹天霽便道。還問什麼。她便是江大人的妹子江南燕啊。紅女俠驚喜道。久聞她的大名。今天見了她的硬排場。纔知人家贊美她的是真話。不愧爲江南游俠的徒弟。曹天霽道。既如此。料想秋岳早已回去了。我們也好回到縣衙裏去作一回結果了。紅女俠點頭道。是。說罷。便和東方鐵豹三個人。又在寺裏尋搜一陣子。也沒有什麼礙眼的人了。他們便將那起關在空房裏的衆人放了出來。串成一貫的將手縛了。又將崔銅耳帶着解到縣衙裏。早見秋岳和江南暝在大廳上談話。秋岳見他們回來。忙起身迎接。他三個先到江南暝面前見了禮。這纔將崔銅耳和衆人一齊押上廳來。江南暝一一的詢問了一遍。衆人中有的縣治下的二衙四衙。有的是府治的守備參將。以及土棒惡霸等等。江南暝不敢怠慢。連日飛差到將供出來的要犯一齊拿到。押解進京。聽候官家發落。話休煩屑。再表秋

岳等在衙裏停留一日。到了第二天早晨。便要到寶應靈塔寺去。紅女俠也因自己的大仇未報。不肯留在揚州。便與秋岳同行。鐵豹和天霽仍自回到昭陽去了。話分兩頭。再說秋岳在途中向紅女俠說道。目今的人心。真是靠不住極了。那個幫同馬賊鬥的天霽那個小子。你道是你的仇人。你可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啊。不承望他也想到黃龍會裏來混。紅女俠道。我的真正的仇人。現在還不知道是誰呢。他也不算我仇人中的一個吧。秋岳點頭道。像這樣不要臉面。作死的東西。還是做了的好。不要將他的羽翼長成。那才是害人不淺哩。他兩個談談說說。不知不覺的已到晏家莊了。這晏家莊離高郵還有十五里。差不多在晏家莊就可以看見高郵了。他倆走到一家酒店前面。秋岳便道。紅姐。我們且在這裏喫一些兒酒飯。再到高郵罷。我最怕在人烟稠密的地方。坐下來喫喝。這裏雖然狹小。倒也落得清淨兩個字哩。紅女俠

忙道。好好。我也是這樣的脾氣。城市裏的酒館。壞極了。像我們進去喫酒。那麼。馬上就有許多無意識的東西。便來烏眼鷄似的論長談短了。這裏倒好。沒有什麼閑人。她說着便進



捧來。他倆剛飲了兩盃。瞥見外邊又走兩個人來。一個獐頭鼠目。一

了酒店。和秋岳揀了兩個座頭。便叫燙酒。那個店伙脚不點地的去了。不多時那店伙將酒菜

個鷹眼猴腮。他倆也揀了兩個座頭。在秋岳的東邊一張桌上坐下。也叫了些酒菜。一面喫。一面那個老鼠眼說道。黃家太也不自諒了。誰不知道邵伯湖裏吳一鱷的厲害啊。他偏要和他走一着頂風。這不是自討其辱麼。那個猴子腮說道。還說什麼。這黃實甫在兩月前服服貼貼的借五十兩銀子與我倆。現在也不致遭了這樣的大事了。他遭了事。聽我倆的話。也不致弄到這步田地的。叵耐這個一文如命的狗頭。他竟想乾脚尖兒上船了。說到這裏。華秋岳十分注意。暗自躊躇。方才這兩個土崽子。嘴裏說的這個姓黃的。莫非就是我的恩公黃實甫。我且套套他的口氣看。他打定主義。便離了自己的座位。走過來向他倆抱拳說道。二位方纔說的。莫非是通州布商黃實甫麼。那個老鼠眼朝秋岳上下打量。扳起臉來。冷冷地答道。你大哥問他做甚。秋岳皺起雙眉。故意歎了一口氣道。唉。不瞞二位說。我家爺子。在日的時

候。他到我們那裏販賣大布。借了我家五百銀子。准許我家在秋天歸償。誰知他一去不來。我家派上許多人。到通州去訪問他的住址。不想他已搬了。一直尋到現在。還未尋着。不想在這裏聽得二位講說着。黃實甫。不知是不是他呢。他倆同聲答道。怎麼不是。這黃實甫空有這偌大的財氣。給他發。却是一文如命。所以現在才遭這樣的橫事的。秋岳道。他家遭了什麼橫事呢。那個猴子腮說道。莫提起他吧。說起來真是令人可氣可恨。在今年的三月裏。我丁骨碌頂天探地說一句良心話。我和這位古魯鈴古大哥。因爲一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。燒喫俱無。無法可想。想到他家去借幾文錢用用。不想錢沒有。倒也不要說了。反而怒氣冲天的給我倆一頓臭罵。一頓罵着實厲害。人家說是狗血噴頭。我道。我倆被他罵得簡直是血噴狗頭。你道可恨不可恨呢。憑我兩個在這高郵境內。隨便走到誰家。只要我倆張

口。十兩八兩。三二十兩。一百而八十兩。承諸位們看得起我。沒有一次給我倆沒臉回頭的。他是個什麼東西。竟將我倆直看得有老鼠般大。不料天不饒人。他罵我們未到三天。邵伯湖裏的湖魁吳一鱷。到他家來硬借五萬兩。約期在今天拿錢。如果短少一文。將他家全家大小一個不留做了乾淨。我倆和吳老大還有一面之識。便想替他求情。少一些兒。不料這黃實甫狗咬呂洞賓。不識好人心起來。他說破財是應當做的。他既想到我。我便短少他幾個。下次難免就不來的。在你大哥看。我倆不是兩面不討好麼。你大哥要想去討債。趁早去吧。到了晚間。恐怕吳老大一到。將他家一掃而空。那麼你想討一錢銀子。也恐怕不紮根哩。秋岳道。原來是這樣的。但不知他家究竟住在什麼地方呢。那個老鼠眼道。出了酒店。直向東去。約在半里之遙。便有一個雙道壕河的獨家園子。一起五進的瓦屋。那裏便是他家。秋岳

道。能請二位和我一同去嗎。那個老鼠眼橫了秋岳一眼說道。你這位朋友太不知世務了。我這樣的明明白白的告訴你。你兀的要我倆陪你去作甚呢。我們還有我們的事情哩。誰有閑功夫來陪你呢。秋岳道。在家千日好。出外一時難。兄弟到貴地。是第一次。不認得路徑。所以要請二位領我一領。丁骨碌聽得將腦袋搖得像潑浪鼓般地說道。不行。不行。你這人。也太難纏了。他家離此地也不是三五十里。靠在這兒。出了晏家莊。便到了。你兀的纏住我倆作甚呢。秋岳笑道。罷了。煩瀆二位。也不過這一次。下次斷不敢再叫二位討厭的。說到這裏。古魯鈴剔起雙眼。大聲喝道。滾開一些。誰有精神來和你纏不清呢。秋岳也自冷臉來罵道。你這倆狗頭。開口罵誰。你上了你家華老爺的當了。今天不送我去。看誰大膽敢出店門半步。不要惹得你家老爺性起。將你這兩頭狗頭。撕成四個狗頭。丁骨碌大怒罵道。你這小

子。真是閻王面前唱曲兒。不知死活了。你當你家大太爺是好與的麼。惹你家大太爺性起。哼。……華秋岳冷笑一聲說道。好雜種。有什麼硬場面。儘管擺出來罷。丁骨碌跳過來劈面就是一拳。向秋岳打來。秋岳輕輕地一伸手。將他的手腕抓住。這一扭。將一個丁骨碌痛得像殺豬般地狂喊起來。古魯鈴不知進退。也自搶過來。預備動手。秋岳一伸左手。一把抓住他的頭髮。一鬆右手。順勢抓住丁骨碌的頭巾。頭對頭。這一碰。只碰得他兩個眼花耳鳴。險一道昏厥過去。秋岳微笑問道。兩個雜種。如今你可去也不去。丁骨碌早就央求道。求爺爺饒命。我們倆情願領你老人家前去。秋岳笑着。放了手。向紅女俠笑道。紅姐。你同我一道去討債去。紅女俠便起身付了酒資。丁古兩個苦着臉。像煞誰人採了他腳上的鷄眼一樣。努着一張可掛油瓶的嘴。沒神無氣的說道。你老此刻就去嗎。秋岳道。現在便要去。他倆

聽得同聲說道。好好。我們領我老人家去。丁骨碌在腰間撈出些錢來。將未喫的酒菜帳付了。出門而來。秋岳和紅女俠跟在後面。不多時。到了一家圍的吊橋邊。丁骨碌向裏一指道。裏面便是黃寶甫家。你老進去罷。恕我不陪了。秋岳忙道。不要走。隨我一同去。丁骨碌慌的說道。爺子也忒爲難我們了。已經將老人家送到這裏。還兀的要我陪着作甚麼呢。別一家無論怎樣。都能送爺子進去。獨於他家。和我倆不對。我倆又何必上他家門看他家嘴臉。何苦來呢。秋岳笑道。那倒不妨。有我在這兒。他家如果朝你嘴不是嘴臉不是臉的。我定於不答應。你道如何呢。古魯鈴搖手說道。罷罷罷。你不要和我們死纏吧。你老人家也不是不知世理人情的。既和他家不對。還能領着一個討債的上門向他家討債嗎。不是將未解的仇恨。又結一重了嗎。秋岳且不回答他的話。張目四顧。只見東邊有一棵老楊樹。橫事幹兒。下

面便是一個土廁。他眼珠一轉。計上心來。暗道。這兩個狗賊。一定是土蠶光棍之類。給他一點小苦頭喫喫。也不爲過。他想到這裏。不由他倆分說。一手提着一條小辮兒。拾到那棵垂楊跟前。將他倆的小辮兒兩條結成一條。提起來望着那橫枝上面輕輕地一掛。他倆霎時懸在半空。像打和合秋千的一樣。微風吹來。搖搖蕩蕩。真個是不啻昇天的風箏一樣。他倆知道下面是土糞廁。越不敢動彈一點。便着頭皮。聽吊。不敢亂動。秋岳笑道。屈納二位老太爺在這兒等一會子。讓我到黃家去將銀子討來。再請你們動身。他說着又向紅女俠說道。紅姐。你看這圍子裏面。架礮懸弓。十分嚴緊的樣子。估量着真要和湖匪動手哩。紅女俠道。華大哥。你可看見吊橋那邊。不是懸着警鈴的架子嗎。華秋岳擡頭一望。忙道怎麼不是呢。我想裏面既有警鈴。必有好手咧。看這樣的光景。這裏怕又不是黃家了。管他是不是。我

先來試一試看。他說罷。一蹲身在地上尋了一塊小石頭。對定那警鈴擲去。不偏不斜。擲個正着。噹的一聲。霎時聽得軋軋一陣聲音。吊橋便放下來了。秋岳大驚。回頭朝紅女俠說道。你看見麼。這裏連吊橋都有關捩子。料想這裏面一定是道兒中的硬生落脚的所在了。你我倆倒留心一些。才好哩。他說罷。紅女俠緊蹙雙蛾。半晌才答道。久聞道兒中人傳說。有兩個飛天響馬。施雲鳳雲鶚弟兄倆。住在高郵境內。這裏這樣的排場。莫非就是他倆的落脚所在麼。秋岳道。且不管他。我們且進去訪一訪看。紅女俠點頭說道。訪不訪到沒有要緊。在我的意思。簡直便進去求見他家弟兄倆。如果是個任俠尚義的好漢。那末。我們不妨用一種柔軟的手段。將他說了皈正。和我們結一個好友。否則河水不犯井水。他走他的路。我過我的橋。算哩。你道好麼。秋岳道。好極好極。我也是這樣的設想。我們倆且進去看看。

他說着便舉步過橋。未到圍傍。猛聽的嘩啦啦一聲。不知是什麼東西作響。下回再看究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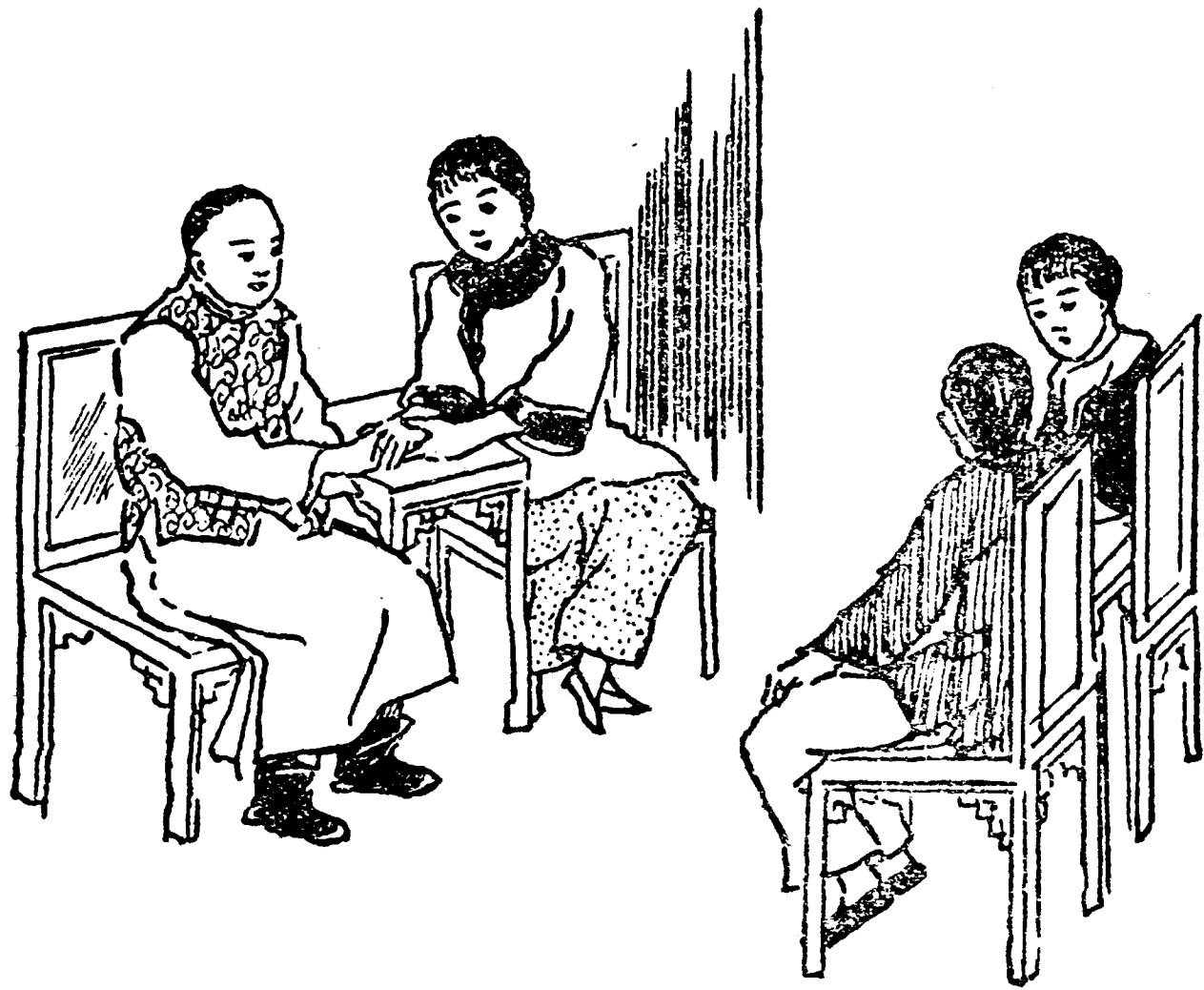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七回

落花有意圩邊巧破毒機關
流水無心廳上忽逢親骨肉

且說秋岳萬步過橋。剛剛走到土壕的傍邊。猛可裏聽得嘩啦啦一聲響亮。一隻銅罩。憑空罩下。秋岳待要讓時。那裏還來得及呢。不偏不欹將秋岳渾身罩住。秋岳正待拔劍去砍。一陣警鑼聲響。噲唧唧接着有人喊道。伙計們。有奸細了。你們快一些兒來動手捉啊。霎時跑出有二十多個人來。一個個手裏都拿着些鐵尺銅鈎。絆索麻繩之類。湧向秋岳身邊而來。紅女俠不能怠慢。一個箭步。飛身過了吊橋。一板青霜劍閃電也似的在銅罩上面一揮。銅罩一破。秋岳從銅罩

中跳了出來。那班人見了。一個個齊聲吶喊道。何處的賊囚。膽敢在這裏傷我們的法寶。大夥子快些出來。不要將他倆放走了。喊聲未了。從五谷場傍邊一間小屋裏面。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張牙舞爪。直向紅女俠奔來。紅女俠不慌不忙的立了一個勢子。等待。轉眼那隻大蟲。穿到她的身邊。一起前爪。壁立起來。揸開兩隻蒲扇似的利爪。大吼一聲。好似半天裏起了一個霹靂。牠急風暴雨般地向紅女俠的身上撲來。紅女俠一俯首。往斜次裏一竄。趁勢一個箭步。跳過來。手起劍落。那大蟲的獍惡首級。早已落下。鮮血直噴。立刻倒下。紅女俠殺了大蟲。便向秋岳說道。事已如此。我們索性進去。望望他家究竟。秋岳答應着。隨她大向門前面來。嚇得那班吶喊的小夥子。屁滾尿流。拚命價抱着頭向後邊逃去。紅女俠搶到大門前。她仔細朝裏一望。空洞洞地沒有什麼東西。她便持劍進了門。過了影壁。

大廳上也是靜蕩蕩的杳無人跡。她暗自疑惑道。難道這裏另有機關不成。我倒要防備一些才好呢。他說着。過了大廳。剛剛走過重門。只見花廳上兩個少年婦人。在那裏趕着圍棋耍子。還有許多丫頭。僕婦。環圍着觀局。見了紅



樵人的。不知道施家圩的人厲害。我倒不到這裏來了。那個着月白色女俠。嚇得一齊站起來。那兩個少婦齊走到廳口。嬌聲喝道。何處女子。竟敢亂闖到這裏來。可知施家圩的人。不是好惹的。紅女俠笑道。明知山有虎。纔作探

的婦人。聽得。氣得峨眉倒豎。杏眼睜圓。連道好好好。你既要送死。却不要怪你家姑奶奶的刀下無情了。她說着。霍地將外蓋衣一脫。裏面露出一身找紮的戰衣來。在腰間掣出一口鳳尾刀來。縱到天井當中。住擋紅女俠的去路。紅女俠便和她動手起來。一往一來。走了十幾個照面。未見高下。此刻秋岳已經趕到。正要加入戰旋。猛的那個使刀的女子。用刀逼住紅女俠說道。不要動。我有話說哩。紅女俠只得將劍收住。她向秋岳問道。兀那莫非是福弟麼。秋岳大驚。原來這福兒是秋岳的乳名。秋岳忙道。你是何人。怎知道我華秋岳的乳名的。那婦人聽得。忙捧下鳳尾刀。笑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還是自己人哩。笑話。笑話。好兄弟你可記得在三元宮裏和你捉迷藏的姐姐麼。秋岳聽得。恍然大悟道。姐姐難道就是秋濤姐姐道。她笑道。怎麼不是呢。這才不打不成相識呢。這位妹妹端的一身好硬場面。未知

她是不是和你同參啊。秋岳忙道。她和我同山同派不同參。她就是直魯豫三省仰戴的紅女俠啊。華秋濤聽得。連道。啊。啊。我道是誰。原來就是我們久仰盛名未曾謀面的紅女俠啊。方才冒犯。死罪。死罪。紅女俠忙道。小妹魯莽不知禮節。到府上來放肆。姐姐恁地客氣。倒叫小妹慚愧極了。秋濤忙道。快請到廳上去坐地。秋岳便和紅女俠一同上了花廳。分座坐下。秋濤走到秋岳的身邊。握着秋岳的手腕。淒惶的問道。兄弟。我們分手十餘年了。不知你在什麼地方的。秋岳道。提起話頭長呢。真是蓬轉萍飄。東西流泊。他將自己一身的經過。對秋濤細細的說了一遍。秋濤不禁嘆了一口氣說道。百凡有定數的。就像我起初在父母的膝下。度着快樂的光陰。不料二老在甲寅那一年。一齊染着時疫去世了。我便隨着叔父過活。誰也料不到叔父將我家的財產謀去。又將我逐到慈雲菴裏去做尼姑啊。天也見憐。慈

雲菴的住持。便是凌霄師太。她老人家端的一身好武藝。在山東境內。是道兒裏的朋友。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知道她老人家的。她老人家待我。却和親生的一樣。一心一意的教授我的武藝。她教了三年。我的工夫。雖不能算登峯造極。却也算超出庸凡一輩了。可巧那年施氏弟兄。到歷城去殺賊官李松聲。路過泰山。特地到我們恩師那裏拜見她老人家。見了拙夫雲鵬。十分合式。便硬自作主。將愚姐匹配他了。秋岳聽得忙道。久聞道兒裏傳說施家弟兄。在外邊幹的事情。皆不乾淨。未知這話實在嗎。秋濤道。唉。兄弟。你在道兒這許多年。難道這道兒裏的通病。你不知道麼。出頭惹怨。伸手招尤。更有兩句說。忠言逆耳。有事惱人。他家兄弟倆平日所做事情。雖不能算是十分俠義。却也要算平常人所做不到的了。就像在京裏爲了一個寡婦失節。他特地拚死併活的將木達親王做了。誰有這樣的忠肝義膽呢。尙

有許多足述的事情。我也不必去細說了。總之人心好醜。日久方知咧。秋岳道。他倆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秋濤道。他們倆因爲吳家口有一個異地的孤商。販了二百担米。被行家害了性命。將二百担米整整地被他吞下。他倆得到這個消息。大爲不平。昨晚已經去了。到現在還未回來呢。說到這裏。猛聽得天井裏颯的兩聲。飛進兩個少年來。秋濤忙道。正在談到你們。不想你們就來了。快一些過來。給紅女俠和我的兄弟秋岳廝見廝見。紅女俠朝他倆一打量。暗自贊道。果不愧爲兩個斬釘截鉄的好漢。施雲鶚先與秋岳見禮。又和紅女俠見禮。接着雲鳳又和他倆廝見過了。雲鶚便開口向紅女俠說道。久聞女英雄的大名。今日一見。真是令人佩服之至。紅女俠忙道。山野村姑。有何能何德。何敢當此謬獎。雲鶚道。女英雄不須客氣了。愚兄弟拜服左右的是行爲。却不是本領。大丈夫生在這亂世之秋。不能做

一番驚神泣鬼的大事。揚名萬古。不是辜負此身麼。像左右任俠尚義。行爲光明。武藝拔俗。能不令人佩服麼。未知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有什麼事兒。敢請指教。指教。紅女俠道。此番預備到應寶去訪殺夫的仇人。路過尊府。誤會驚擾。實在慚愧極了。雲鳳忙道。女英雄那裏的話來。得二位下降茅舍。生光多了。今天請在這裏屈尊一點。勾留一日。明天再到寶應也不爲遲哩。秋岳忙道。敢問賢昆仲此地可有一家黃姓麼。雲鶚忙道。有的。的的。就而這東邊。離我們這裏大約五里多路呢。你問他作什麼呢。秋岳道。我們今晚到他家去幫他一回忙哩。聽說邵伯湖裏湖寇吳一鱷。今天要到他家來借錢。他是我的唯一的恩人。我不得不去的。雲鶚皺起眉頭。沉吟了半天說道。這事恐怕不的確吧。黃實甫他是個向來不惱人的。他和吳一鱷又是風馬牛不相及的。而且又沒有一些牽引。怎能就來尋他呢。秋岳道。有人引

牽。有人引牽。你們這裏是不是有兩個土蠶嗎。一個叫做丁骨碌。一個叫做古魯鈴。說到這裏。雲鶚插口說道。有的。的的。這兩個也不過是個毛手毛脚的小賊罷了。料想他們不敢到外邊去勾領的。秋岳笑道。怕不照你的話上來吧。他便將在酒店裏遇到他倆的一番話。告訴雲鶚。雲鶚頓足歎道。這兩個狗頭。真是難改賊心。爲着這憑空生事的毛病。給我家弟兄不知道打過多少次數了。依着我的意思。早就請他們到閻王老子那裏去交帳了。都是你家姐姐說好說歹的。替他講情。所以我們容他在世上多活一日。誰不知道他倆怙惡不悛啊。今天將他倆撈到手。無論均要做了。省得將來地方上受他倆的害。雲鳳點頭說道。江山易改。秉性難移。這兩句話。的確不錯。就像太岳山法慧和尚。在去年的秋季。劫了一次皇糧。險一些兒將性命去了。我家兄弟倆爲着他。將武當派惱盡了。後來我們那樣的規勸他。不要再做

這些無意識的勾當。他也留一點薄面與我們。當下滿口答應。誓不再做。我們只道他從此洗心革面的呢。不料昨天又有一個消息傳得來。說他將大同府的萬年鏢局裏的鏢。劫了十二車子。單是萬年鏢局裏幾個傢伙。確不是他的對手。可是萬年鏢局的後台老闆。却厲害得緊要呢。提起來。只怕二位也知道哩。秋岳忙道。是誰。雲鶚道。便是江南遊俠的徒弟江南燕啊。秋岳道。這人怎麼不曉得呢。但是她與萬年鏢局又有什麼來去呢。雲鶚道這萬年鏢局的老闆。便是賀稚英。這賀稚英是江南燕的入室弟子。江南燕不去幫他。難道還去幫法慧麼。說到這裏。雲鳳插口說道。論起法慧的工夫來。却也算在北道上稱雄奪霸的了。但是比較江南燕。究竟稍遜一籌。如果他倆對了面。廝拚起來。江南燕也未見得佔到什麼便宜吧。不過從天理說一句話。江南燕便不是法慧的對手。光住她的硬生。儘有。可是法慧如果走了下

風。那麼。的確是死路一條了。秋岳道。這法慧的凶名。早已騰播海內了。賢昆玉獨與他接近。這一層兄弟着實不解了。雲鳳道。華大哥的責備。何嘗不是。但是我們和他也有一種關係呢。前年我們兄弟倆。到蘆溝橋那裏去要鏢。鄭天功一嘴鬍子不認周倉。便和我們較量起來。他那裏硬生不在少數。我們弟兄倆。眼見被他殺得沒有還手的力量了。幸得法慧前來將這個圍解了。並且將鏢完全討回。你看有這樣的盛情在先。我們難道是不分皂白的嗎。再則。法慧雖然不好。可是他的行徑。却和我輩一樣的。磊落光明。從未做過瞞天昧己的壞事。秋岳忙道。大哥這話。簡直是欺人之談。如果他不作這些壞事。那末。他便不應該短劫皇上的銀子。雲鳳笑道。大哥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他此番短劫鏢銀。其宗旨却不是在鏢銀。因為他生平未曾見江南燕。常聽人家跨贊江南燕的本領。怎樣的好。他是個好勝不過的朋

友。怎能不知她見一見呢。但是無緣和他見面。所以借此和江南燕見個高下的。可是在我們的愚見。他用這一着。根本都錯了。想和江南燕見見。不妨。直接知照賀稚英叫江南燕來。和他見個高下。何必奪劫鏢銀。先沾着不是的名聲呢。紅女俠道。對呀。要見高下。便見高下。江南燕也不是個三家村未見天的女子。難道她還回他不去麼。這層事。依我的拙見。還請賢昆玉拉一個圓場兒吧。一面是你們的好友。一面是我們的至交。同是道兒裏的人。何必妄傷和氣呢。還有兩句道地的話。法慧勝了。未必就能勝到底。江南燕敗了。江南燕也未必甘心走下風了。二虎相爭。必有一斃。賢昆玉能從中斡旋一下子。什麼事兒。都可以了解了。而且法慧既不走黑道。更不應要和白道上的人爲難的。不獨給道中人譏笑。便是給外人知道。也要派法慧的不是哩。未知雲鳳答出什麼話來。下回自有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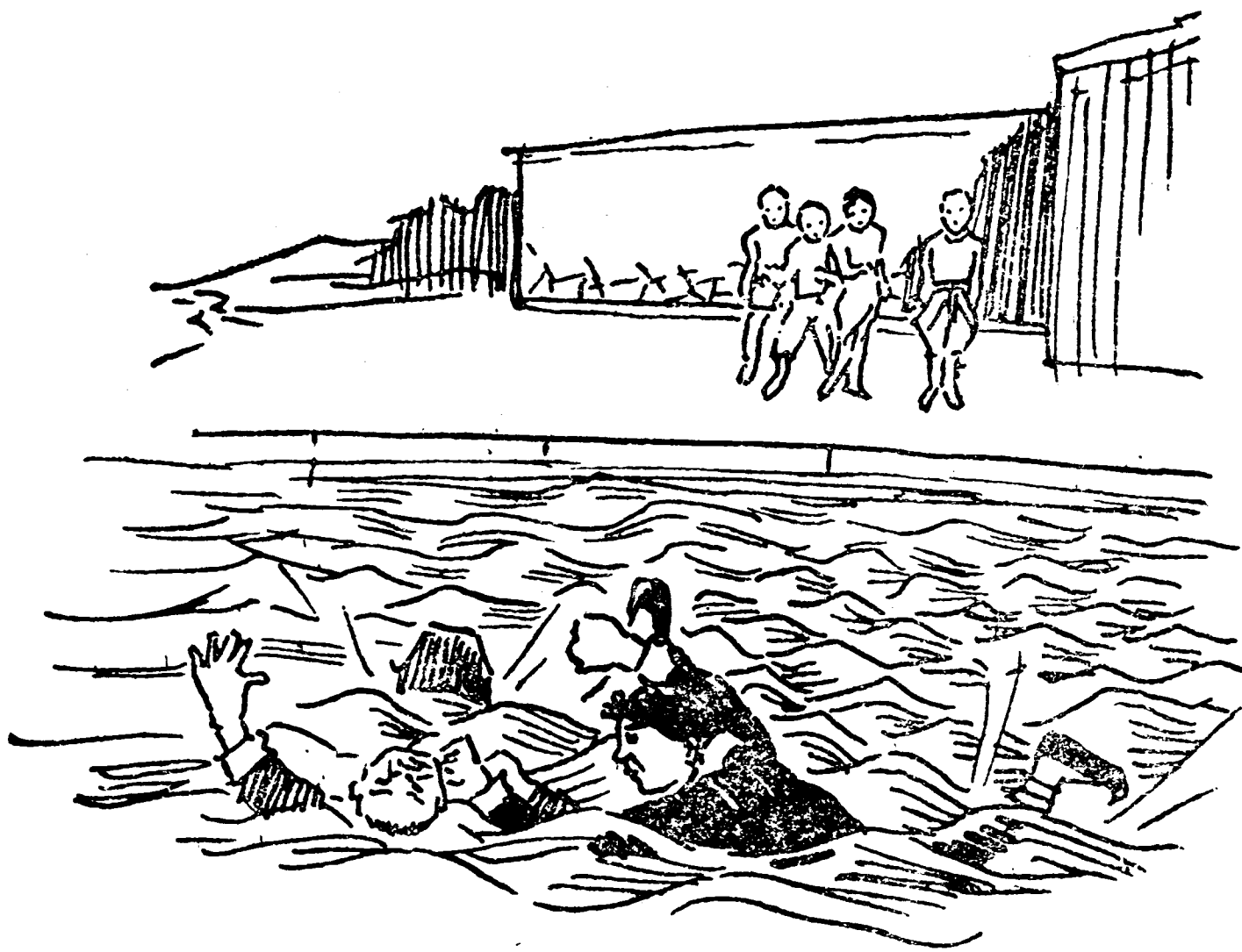
游絲無力飽飲木樨湯

利刃有情祇剗龍眼肉

且說雲鳳聽得紅女俠一番話。忙道。女雄見解不錯。愚兄弟此番定行前去。替他倆和面。斷不叫他們反臉的。紅女俠道。是極。是極。這事全仗賢昆玉的大力咧。秋岳起身說道。天已不早。我先到黃家去替他家解了圍。再到這裏叨擾罷。紅女俠道。要去一同去。接着雲鳳雲鶚齊聲說道。我們是他的鄰屬。論起理來。他家出了事。該我們去照應。反叫二位千里迢迢的前來。理情上我們也講不去啊。秋岳道。賢昆玉要去。那是最好的了。我們一同去吧。說着他四個出了大

廳。向外邊而來。到了五谷場邊。那班吶喊的家丁集攏來。搶着告訴他們方才的事情。被雲鶚喝退。含笑向紅女俠說道。我家的守門老伙計。在這裏十多年了。不料被女英雄殺了。從此我們家沒有看門的了。紅女俠笑道。幾時我到西藏去。帶一隻獅子來。賠你如何。雲鶚大笑道。這是笑話。算什麼。難道真要你賠償麼。雲鳳笑道。我們失了一隻大蟲。得着一隻獅子。終算我們便宜。你還兀的和他客氣的什麼呢。說罷過了吊橋。鳳鶚一擡頭見了丁古兩個。吊在樹上。回頭向秋岳笑道。這又是你把他倆鬧笑的了。秋岳笑道。這不過我和他倆小耍罷了。不算什麼。雲鶚笑道。這樣的頑。終於不澈底。不如來上一個斷線風爭。倒也有趣哩。他說着。從腰裏取出紅毛寶刃。走過來。將他倆的小辮兒割斷。撲通一聲。地兩個端端正正的落在土廁裏面。渾身糞汁。七竅流蟲。真如聖嘆所說的。兀的不痛快人也麼哥。雲鶚

拍手大笑。紅女俠秋岳雲鳳三個也格格的笑了起來。雲鳳道。你且問問他兩個。那些鬼鬼崇崇的事情。向後做不做了。雲鶚便走近來。笑吟吟的說道。現在外邊的天氣真是熱極了。你兩個在這



裏邊湔浴。倒是再快沒有哩。丁骨碌在糞裏作揖打恭的央求道。求爺爺饒命。下次永不敢出爺爺們的範圍了。如果再犯前首那些毛病。那時聽打聽殺。斷不敢有句話的。雲鶚微笑道。罷了。

罷了。你倆這些話。我真是聽得忘記了。今天還是請你們到鬼門關去伸手要錢罷。慌得他倆在糞中沒口的央求道。祇要爺爺饒我一條性命。便是在府上聽差候使。也是情願的。雲鳳道。那末我們情願養着你倆一輩子。可是要你倆兩樣東西做抵押品。那末便饒你們不死了。丁骨碌聽得忙道。只要將性命留給我倆。隨便爺爺要什麼。我們不敢回嘴的。雲鳳回頭一招手。從圍裏跑出十幾個家丁來。雲鳳便道。你們去將丁古兩個拉出來。將他倆四隻招兒借下來。（按招兒便是眼睛。）將他倆送到東舍的空屋裏。每天給他倆三頓飯菜。四季衣服。按時送給他們。不准虐待他倆。誰怠慢他們。便和他們一樣的處罰。那班家丁轟雷般地一聲答應。拖的拖。動刀的動刀。上藥的上藥。不上一刻。將他倆圓溜溜光朔朔的四隻眼睛。用刀挖下來了。後呼後擁。將他倆送到東舍去換衣服了。這裏秋岳等才向黃家圍趕罷。不多

時。到了黃家圍。瞥見五谷場上。黑壓壓的站着一層人。個個紮束着掛刀。秋岳知道賊人已到。他恐怕黃家有人受傷。搶前一步。飛身過濠。到了場上。拔出青龍劍。大聲喊道。你這羣賊崽子。瞻敢在這青天白日之下。來打家劫舍麼。誰是首領。快一些出來納命啊。那些強盜。見了他。一齊擁來。你一刀。我一棍的齊向秋岳的身上堆來。秋岳展開那支青龍劍。神出鬼沒的要起來。霎時肢骸亂舞。刀棍齊飛。將那班鳥男女殺得叫苦連天。逃走不迭。未到一刻。那班強盜。死的死。逃的逃。沒有一個敢來撐持一下子的。此刻紅女俠和施家兄弟。已經趕到。齊站在五谷場上。吳一鱷在裏面正在勒索錢財的當兒。猛聽得外邊吶喊連天。他知道出了岔事。他忙和蓬頭鬼的杜明。小甲魚的班虎。兩個副手。一齊趕出門來。施雲鶚一個箭步。縱過來厲聲喊道。吳一鱷。你既上古山。爲什麼不先投破廟。你可知施家兄弟是

黃家的緊隣麼。吳一鱷見了施雲鶚。心下一驚。暗自說道。晦氣。晦氣。我倒將他忘了。早知道他家兄弟在這裏。我又何必來呢。但是火到眉心。只好照顧眼前了。他將扑刀一順。大聲說道。我吳一鱷和你家兄弟素無嫌隙。河水不犯井水。我在這裏數人家的幫襯。與你家弟兄風馬牛不相及。你家弟兄何必橫着一枝緊的來干預我們呢。紅女俠厲聲罵道。亂臣賊子。人人得而誅之。誰干預不得。她說着一掖青霜劍。縱到吳一鱷的面前。擺開門戶。便和吳一鱷搭上手。大殺起來。杜明班虎。兩個各執岳刀跳過來夾攻紅女俠。好個紅女俠。她不愧不忙的展開那枝青霜劍。神出鬼沒的飛舞起來。他三個被她殺得祇有招架之功。沒有還手的能力。秋岳看得性起。大吼一聲。一起青龍劍。跳過來。電光一閃。杜明的首級。倏忽間已經滾落。班虎大驚。一丟架子便要逃去。紅女俠那肯放鬆一步。搶過來一個撥草尋蛇的架式。

班虎的頸上早露出一個透明的窟窿來。鮮血迸流。撲地倒下。眼見得不活了。吳一鱷大驚。大吼一聲。扑刀一起。霍地使出了一個秋風掃落葉的架子。秋岳紅女俠一齊望兩邊一讓。他得這個空子。撲的飛身上屋。紅女俠使了一個雞子鑽雲的招兒。倒落在他的面前。一鱷知不是頭。忙使了一個黃鶯渡柳的招兒。飛過五谷場。撲通一聲。下了濠河。雲鶚大笑道。夯賊。他以為跳到水裏去。便得了生路了。不知道施家圩也有一兩個能下水的呢。他說罷。將外蓋衣一掀。裏面露出一身水衣來。上着有油的背心。下面穿一條犢鼻褲。足上一雙牛皮軟鞋。他持着一柄紅毛寶刃。跟着也跳下水去。紅女俠和秋岳雲鳳三個只在岸上望着。不多時只見濠內東一花。西一滾的。知道他倆在下面廝併了。不到半盞茶時。瞥見水花一泛。施雲鶚將吳一鱷挾在腰間。徑上岸來。只見他兩腿上露出三處傷痕。鮮血淋漓。兩眼發直。手中

的刀。不知道拋到那裏去了。雲鳳道。這雜種留在世上。也是害人。不如順手做了。倒覺省事多哩。雲鶚笑道。雖然未曾送命。但是也有七八成死了。他說着。便將他高高的舉起。撲地往下一攢。可巧他那顆頸和石頭接觸一下子。拍的一聲。腦子後面開了一個碗大的窗子。眼見得不活了。秋岳領着他三個走進黃家的大門。只見黃實甫領着闔家大大小小地跪下一大灣來。對着他們磕頭。秋岳忙伸手將黃實甫和黃夫人拉了起來說道。恩公不須這樣了。我華秋岳救護來遲。已經十分抱歉了。還能當得恩公的大禮麼。不是將我折煞了嗎。黃實甫聽得拉住秋岳的手腕。細細的打量了半天。老淚縱橫的問道。你就是華仁麟的兒子秋岳麼。秋岳道。我正是秋岳。黃實甫嘆了一口氣說道。自從那年你被匪帶去。不瞞你說一句。我們老夫婦兩個。整整地哭了三天三夜。誰也說說沒有性命了。天也見憐。你還在着。並且學得一身

好本領。這也是仁麟大哥。生前的積德啊。如今你住在什麼地方。靠住誰人過活呢。秋岳道。話說來長呢。此刻一時也說不盡。等我將事情辦得好了。再來細細的來告訴老人家吧。現在我們要去了。黃實甫那裏准走。忙命人擺酒款待他四個。秋岳峻辭不可。只得將紅女俠和施家弟兄留下。來。將黃家的夜筵用過了。紅女俠起身向秋岳道。華大哥我們此刻要到靈塔寺去了。不要叫蜚娥在那兒久等啊。秋岳。便起身向黃實甫告辭。黃實甫仍然不肯放行。秋岳道。今夜我們有要緊的事情。不能在府上擔擱了。祇好下次到府上來請安吧。被我們殺了的那些屍首。你可到高郵去報案。然後掩埋了。黃實甫點頭稱是。秋岳等四人出了大門。紅女俠便向雲鶚說道。日間談到法慧的那件事情。都要請賢昆玉鼎力維持。不要叫他倆翻臉切切。雲鶚拍着胸口說道。愚兄大膽。喊你一聲妹妹。這件事都在我家弟兄兩個的身上便

了。不知你們此去什麼時候才到我們舍下未盤桓幾日呢。秋岳搶着說道。祇要我們將大事辦好了。就到府上來候教了。後會有期。前途珍重呀。他說罷。施展起草上飛的工夫。動身走了。紅女俠也跟着動身走了。未到亥牌時候。已到高郵了。他兩個趕到靈塔寺。進了門。就見霍蜚娥手裏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迎上來。含笑說道。你們倆在那裏的。到這會子。才到這裏。兀的將我等得心焦了。秋岳上前來一躬到地說道。小姐能明大義。將賊人做了。不獨我的仇報了。便是小姐的先人亦當含笑。在九泉之下了。蜚娥慌忙答禮說道。不孝人在賊人的翼下。直昏天黑地的到現在。不是紅姐姐指示我一條明路。那末我定當遺罵於萬世了。紅女俠走過來。執着蜚娥的玉手說道。我的好妹妹。你能做到這一層事。我怎能不拜服到地呢。好妹妹。慶祝你前程無量了。他三個在大殿上談了一陣子閒話。紅女俠道。今天難得妹

妹和華大哥的深仇報了。我怎能沒有慶祝呢。我們在這裏盡情一醉如何。秋岳縱身而起說道。紅姐這話。小弟贊成。但是我們今夜的酒菜。必須要來得別緻一些。才助興哩。紅女俠道。對對。我去辦一些好酒來。這小菜兒便是你去辦吧。紅女俠起身就走。秋岳道。你預備到什麼地方去辦酒呢。紅女俠道。我聽得人家傳說。寶應劉大慶家裏。有十年的陳牛莊。不知道這話。是真的。還是假的。待我且去探一頭看。如果真有這樣的好酒。那麼。借他一甕來吃吃。你道如何呢。秋岳拍手說道。好極。好極。不是你提起來。我倒忘了。他家實在有這樣的好酒。不瞞你說一句。他家的酒。我還吃過兩次的呢。你去辦酒。我到揚州去辦十錦菜。和烤貨。紅女俠含笑動身走了。秋岳也動身走了。話分兩頭。再表紅女俠施展起陸地飛騰的工夫。不到子牌的時候。已到寶應了。她徑向劉家的屋上而來。到了劉家屋上。正

要下去。猛聽得西院有人說話。紅女俠側着耳朵細細的一聽。只聽得有人說道。這一次黃龍會裏的首領。喫紅女俠江南燕等殺得一個不留。實在可慘得很。又有一個說道。聽說這女俠是我們寶應的人氏。她的父親。名叫紅德明。說到這裏。又有一個人說道。是不是在太王廟後面給人家暗殺了的那個紅老兒嗎。有人答道。怎麼不是。紅女俠聽到這裏。十分入耳。鑽心。她忙蹲下身子將一雙星眸貼到天窗上面的玻璃上。朝下一望。有見下面一桌酒筵。已喫到燭殘酒盡的時候。那班人一個個面如豬肺。皆有八分醉意了。坐在首席的那個黑胖漢子。這時他忽然向他些喫客笑道。這一次。幸虧我沒有去。否則便有兩個頭顱。也要給紅女俠砍了。衆人都問他什麼原因。他將腦袋一搖說道。也不便對你們細說。可是你們也不便聽我細說的。大家心中有一些數目便得了。何必定倒樹尋根的幹什麼呢。未知後事且闕下文。

第十九回

借襲頭春凶手凶終
製月下謎妙人妙事

且說紅女俠在屋上聽得那個黑胖漢的語句蹊蹊。心中疑惑道。這一個賊囚。方才的話中有話。我想我們爺子。一定是他的詭計謀害的了。我且下去問問他。看他什麼神色。她打定了主意。用劍將天窗一揭。飛身下去。那班人喝得醉眼模糊。正到了飄飄欲仙的當兒。猛地燭光一搖。憑空跳出一隻母大蟲來。怎麼不怕呢。一個個嚇得手顫足搖。張口結舌。莫知所措。紅女俠縱到那個黑胖漢的身邊。伸開玉手。一把將他的頭髮揪住。嬌聲喝道。好賊囚。你可認得你家姑娘紅

蝴蝶麼。識風頭。快將謀殺我們爺子的事情。從實招了出來。你家姑娘網開一面。或者可以饒你一條狗命。如有半句含糊。便是你有八顆腦袋。你家姑娘寶劍鋒芒。莫謂不快。那個黑大漢被她一把抓住。待要掙脫。饒你用盡生平的氣力。莫想得動分毫。他可急了。忙道。便是要我說。也須先放了手。我在可以慢慢的說出來呢。紅女俠眉橫殺氣。恨的用劍向他的右眼一挖。那大漢狂喊一聲。沒命價的央求道。求姑娘高擡玉手。不要給零碎罪我受。我一根一底的說出來。如何。紅女俠道。快說。快說。還要先將名姓報了出來。他便道我伏德彪頂天立地。自己幹的事。斷不連累別人的。紅老兒的確是我害的。不料天網恢恢。今天碰到姑娘手裏。我料想也沒有性命了。只請姑娘早些打發我回去罷。紅女俠聽得更不再問。劍光一閃。克刺一聲。伏德彪的一顆頭。早離了原位了。紅女俠提着伏德彪的首級。向衆人道。

諸位休要害怕。冤有頭。債有主。和你們毫無關係。你們仍請飲酒罷。恕我魯莽。冲撞了諸位了。她說罷。伸開玉手。在席傍提出一甕酒。對衆人說道。請諸位致謝主人家一聲。就說我紅女俠今天來借他家一甕酒。酒價異日奉趙。她說着。提着酒甕人頭。條



然不見。那班人嚇得將飛出去的三魂七魄。重行又收了轉來。都嚇得飽了。便是山珍海錯。也不能動箸

了。主人劉大慶。更是赫得目瞪口呆。舉正失常。那班喫客。見了這

樣的人命關天事情下來。誰是傻小子。還兀的在這裏幹什麼呢。早已一個個腳上揩油。一溜烟的不辭而別了。到了第二天。劉大慶便到縣裏去報案。不料到了縣衙門口。那班差人。三個一塊。五個一起的。在一起議論紛紜。不知道他們聚議的些什麼。劉大慶不知究竟。邁步便要進去。那班人忙道。喂。到那裏去。劉大慶。止住脚步說道。我來報案的。那班差人同聲向他一呸。說道。倒你家的眉頭咧。縣太爺和二衙四衙二位老爺。今夜一齊升天了。難道你不曉得麼。劉大慶一楞道。諸位休要鬧笑啊。我家今夜裏請客。忽然來一個女子。自稱紅蝴蝶。進了門。不由分說。便將伏德彪伏太太爺殺了。你想殺了別人。猶可說。他被人家殺了。這件事還能了得嗎。那些差人異口同聲的說道。你道伏德彪被人家殺了。便了不得了。我們縣太爺以及二衙太爺四衙老爺被人殺了。你道怎樣了得呢。劉大慶將舌頭伸了一伸說

道。真的麼。縣太爺們。只怕也是那個女子殺的罷。那班差人齊向他擺手說道。你不要信口開河的亂說。你且家去將伏大太爺的屍首。擡到縣衙裏。好一道詳文到府去報案。劉大慶那敢怠慢。脚不點地的走了。不多時將伏德彪的屍首。擡到縣衙裏。當地一班紳董。當天忙得不亦樂乎。詳文到府。淮安府孟仁芳接到詳文。連忙具本進京。官家得了這個消息。連忙下旨通緝凶手。試想一個生龍活虎的紅女俠。就給他們拿住了嗎。這不過是官樣文章。虛應故事罷了。話分兩頭。再說霍蜚娥在靈塔寺等夠多時。到了星移斗換的當兒。瞥見紅光一閃。只見紅女俠一手提着一隻酒甕。一手挽着四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滿面春風的走進大殿。向霍蜚娥笑道。到寶應去借酒。無意間倒將我的唯一仇人。給我尋到了。蜚娥忙問她究竟。她便將上項事情說了一遍。蜚娥這才明白。又問道。據你說伏德彪是你的仇人。但是寶應縣和二

衙四衙又和你有什麼仇恨呢。紅女俠道。提起這三個害民賊來。真是令人髮指。我的爺子。被伏德彪暗殺了之後。論起當地的紳士。待我們確然不錯。一方面將爺子的屍身掩葬了。一方面又聚資到縣裏去報案。請求伸雪。不想這幾個狗頭。只當春風過耳。迤邐了半年多。一點些影響也沒有。你道我恨不恨呢。不獨我家一層案子。是在寶應境裏。不論出了什麼盜案。命案。從未見他施過一回爲民父母的手段來。寶應縣裏的居民。抱屈含冤的。不知有多少。此番我將這三個害民賊做了。不是爲寶應一縣的居民。開一條生路嗎。如果讓他胡混下去。那麼寶應一縣的居民。還能聊生麼。霍蜚娥道。殺得好。殺得好。這樣害民賊。便是做了一百個。只算五十雙。說到這裏。猛的房屋上有人答道。好好好。你們做了地方上的父母官。還在這裏講自在話麼。隨我到府裏罷。她倆們一怔。瞥見秋岳手裏提着一隻大竹籠。熱

氣騰騰地走了進來。笑嘻嘻的放下竹籠。向紅女俠笑道。恭喜紅姐姐的大仇報了。紅女俠含笑答道。彼此一樣。你的手續也了脫了。說到這裏。猛聽得大佛龕後有人搶着嚷道。好啊。你們三個一同有喜。他三個一驚。連忙回頭看時。佛龕後面。跳出一個人來。紅女俠定睛一望。不是別人。却正江南燕。喜得紅女俠跑過來。一把將江南燕拉住。說道。我的好妹妹。你由那裏來的。愚姐那日在天甯寺承你施出大力。救我一條性命。這恩我還沒有報你哩。江南燕忙道。姐姐那裏的話來。我家哥哥。不是姐姐們拚力救出來。還想活命麼。這個恩情。我還未曾報你哩。你倒先和我客氣起來。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。紅女俠道。聽說你到太岳山去要鏢。現在怎地還在這裏。她笑道。事有湊巧。我剛剛到了泰山。迎頭便碰見你的師父。他問我到那裏去。我便將這事告訴與他。他忙道。這事你可不須去了。讓我去替你們了。

了罷。他老人家臨行的時候。給我一張梅紅柬帖。對我說。叫將這帖兒交給華秋岳呢。秋岳忙過來將帖子接了過去。展開一看。上面寫着三個人的年庚八字。下面在合縫的地方。畫了一個雙喜。秋岳認得第一條的便是自己的八字。下面兩個。却不知是誰的了。好生納悶。拿住帖兒。呆呆地出神了半響。江南燕笑道。不要生狐疑罷。我們且痛飲一場。再將這帖兒裏面的頑意兒告訴你吧。紅女俠聽得。也自疑惑起來。在秋岳的手中。將紅柬接過來一看。不禁粉頰一紅。將帖子又遞到蜚娥的手中。蜚娥一看。說也奇怪。不由的也粉面飛霞起來。她將柬帖仍給秋岳。江南燕笑道。你們三個人全見過眼了。大家不要打悶葫蘆罷。好酒好菜。不要辜負了。我們且開懷暢飲一番吧。秋岳見她兩個這樣的情形。心中早已明白。說不出一股的歡喜來。暗道。我華秋岳幾身修到。這兩個才藝色三者俱優的妻子。他忙將籬裏的小菜

兒。一齊捧了出來。說道。這小菜在江都。可笑獨一無二的了。烤雞烤鴨的盛名。差不多大江左右。是吃燒烤的人。沒有流涎三尺的。他說罷。又從籠裏搬出幾隻空酒海來。說道。這幾樣傢伙。和小菜。我倒丟下二十兩銀子給他們呢。江南燕跑過來。將酒甕的塞子。用劍挑去。扳着甕口。倒下四海來。笑道。我們今天的聚會。却是千載難逢哩。今天的酒。不可不盡量一醉。但是我的脾氣一向便不歡喜喫啞酒。兀的氣悶煞人。更不歡喜拘拘束束學出那些假斯文小家的樣子來。蜚娥道。依你今天的酒怎樣吃法呢。江南燕將外蓋脫去。將白綾扶額除去。擄起袖子。露出半截粉藕也似的膀子來說道。最好興致。便是拇戰。賭酒。紅女俠笑道。那可不成功。誰來和叫號吵嚷的打酒官司呢。須要想出一個稍爲風雅些方法來飲酒才好哩。秋岳道。那麼我倒有一個法兒呢。只是怕江小姐不行。江南燕忙道。你有什麼妙法

兒。不妨且說出來。與我聽聽着。行不行。秋岳道。我來覆幾個謎兒。給你們射。誰射着了。我便飲四盃。射不中的。射的人飲一杯。你們道好麼。蜚娥道。這法子果然不錯。只可惜此地沒有墨紙筆硯。做迷底。怎樣的做法呢。秋岳忙道。儘有。儘有。他說着。跑到東邊客廂裏去。取了一些墨硯紙筆來。江南燕道。這麼射法。你也要宣佈出來。我們好依着你的法兒做去。秋岳點頭道。那個自然。要告訴你們的。他說着裁了一條白紙。提出筆來。寫道。

○松一枝懸酒瓢。下面却補五個字。乃是

蒼老古怪青

他將謎條寫好。向三人笑道。你們在這蒼老古怪青五個字裏面。推敲一個字。與上一面一句詩合符。用筆將指定的那個字圈了。對的。我便吃酒。可是我還有一句話。要申明。你們三個人。却要一遞一個

來射。當射的。那個。誰許吟咏推敲。不當射的却不准擅自開口。違者罰酒三盃。斷不寬貸。紅女俠道。好。那麼先請紅妹妹射罷。江南燕聽得。朝謎條上望了一眼。蹙起柳眉。想了半天。竟未想得出來。蜚娥低聲說道。朋友之交。江南燕恍然大悟。忙搶到手中。將上條第五個青字用筆圈了。格格的笑道。你可吃四盃了。秋岳搖手說道。這一個不能算數。是別人提醒你的。怎能冒爲自有呢。江南燕拍手笑道。剛剛給人家射中一條。你便這樣的抵賴了。可羞啊。秋岳道。那末我要罰霍姐三盃了。江南燕說道。你可放得值價一點。牢沒有坐。倒先來扳贓了。自己輸了酒。不曾吃下去。反而要罰別人的酒。這真是從那裏說起的。秋岳笑道。罷罷罷。這一條算你射中了。但是我要問你。你可知這一句是那裏的。江南燕給他這一問。倒問得噎住了。秋岳大笑道。豈有射中謎。不知道謎底的道理。快先飲酒。我來告訴你

罷。江南燕抵賴不過。只得飲了兩盃。秋岳說道。這一句是宋元明詩集上醉樵歌中的一句。你不信。且去問你們的後台老闆吧。看對是不對。他說罷。又提起筆來寫道。

花似美人皆避○。下面寫着五個疑字。乃是

客俗面影鬼

這一條却臨到紅女俠了。她想蜚娥笑道。這一條你道好射麼。蜚娥笑道。有什麼不好射。只看字面上便知道了。這一條還不及前一條來得難射哩。秋岳笑道。你知道。你可放在心裏。不要多話。蜚娥笑道。你放心罷。便是不開口。紅姐諒他也會射的。紅女俠笑道。這倒不能預料哩。且射射看。不知中不中哩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交代。

第二十回

結姻緣收却三枝劍

分善惡勾消一部書

上回說到紅女俠射第二條謎。想了半晌。對蜚娥說道。這五個疑字當中。推敲起來。祇有一個字可以用。餘下四個字。簡直可算作樣子看吧。第四第五。這兩個字。更屬無味。如果推敲上面三個字。那麼當然以面字爲最恰當了。她說着提出筆來。在面字上加了一個圈子。含笑向秋岳說道。你這四盃酒可要吃了。秋岳道。酒我自自然是要吃的。但是你先要將這一句詩的根底說了出來。那時我再吃酒也不爲遲哩。紅女俠笑道。你且將四盃酒先吃了下去。我自然將這句詩的根

底告訴你啊。秋岳笑道。有例在先。紅小姐射前一條也是這樣的。你當然不能越例啊。紅女俠剛要開口。江南燕不待他出口。搶着滿滿地倒了四杯。不由分說。硬灌秋岳。秋岳不得已只得仰着脖子吃了。紅女俠笑道。第二條這一句詩。是雙燕樓主人所著的雙燕詩集上的。秋岳點頭笑道。不錯。不錯。虧你想得到。這雙燕詩話差不多在近一代的詩家。讀的簡直百不得一。因爲這詩集。不是書坊出版。却是蔡雙燕自己的家藏古版。祇印三百六十部。差不多是有這詩集的。皆是他朋友親戚。所以平常普通的詩家。怎能知道呢。但是紅姐姐你怎麼知道的。紅女俠笑道。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。便歡喜讀詩了。到了十四歲的時候。也能胡謔幾句。只苦不甚高超。後來在師父那裏倒覺得進步不少。因爲看的讀的。師父那裏皆有的。就像李義山的詩鈔。王摩詰的零金碎玉集。杜牧之的江南拾遺。元稹的鷗後叢話。皆是世間

不可多得的詩集。我的造化高。每天在鍊功夫以外。都有一些閒空子去讀上幾首。我的師父。倒也好得很。我有時不到藏經閣去讀。他老人家便要問了。再不然便催促我去哩。江南燕道。廢話不要說了。我們也該預備着射他的第三條謎了。秋岳又做了一個謎。蜚娥不假思索的便射中了。就此她們三人一遞一個直射到東方發白。有的射中的。也有的射不中的。平均算起來。以秋岳的酒吃得最多。江南燕第二。紅女俠第三。蜚娥作殿軍。他們飲到雞聲喔喔的時候。已將二十五斤一甕牛莊酒吃得一滴不賸了。江南燕吃得一張粉龐泛出朝霞。興勃勃地向秋岳說道。我們後會有期。預祝你們三人前途無量。現在外邊天色漸漸地亮了。我却要趕到紹興去料理各事哩。紅女俠見她要走。依依不捨的說道。妹妹我們今天分手。不知何時才能聚首呢。江南燕爽然答道。人的離合有數。何能預料呢。說不定明朝也可以重聚。她道

了一聲珍重。霎時飛鳥也似的走了。秋岳道。我們也該將仇人的首級拿到墳上去祭祀祭祀了。現在天已欲明。不要到大亮的當兒。出去叫人家看見岔眼。紅女俠道。是。她三個拂退殘席。一齊起身徑向界首而來。到了田飛雁的墳前。秋岳將人頭放在墓前。對着石碑磕了四個頭。口中祝告道。母親。孩兒在你老人家膝下。撫養三年。視如己出。不幸義父被人殺了。你老人家抱屈難伸。到茅山去報仇未逞。自盡死了。孩兒不孝。不能替老人家早日將仇人做了。教老人家抱恨九泉。孩兒罪如山積了。所喜霍小姐能明大義。將我們的仇人做了。母親你老人家在九泉之下。也該含笑了。秋岳說到這裏。不由的一陣心酸。落下淚來。紅女俠和霍蜚娥見墓上荒草離離。陰風颯颯。不禁一寸芳心。也起了無窮的感觸。紅女俠眼眶一紅。不禁兩行熱淚。直掛下來。蜚娥見紅女俠哭了。自己也想父母來了。不由的也隨着哽咽起

來了。他三人淒慘了半響。還是秋岳先自收淚。向紅女俠勉強笑道。小弟在這裏祭祀義母。倒惹得二位姐姐傷心了。紅女俠拭去眼淚說道。同病相憐。而且又觸景生情。怎能不灑懷中的熱淚呢。秋岳道。時候不早。我們還要趕到寶應去到紅姐的先人墳上去呢。紅女俠道。那麽。我們便動身吧。蜚娥道。可巧我的先人墳墓也在劉家堡的南邊。一道去祭吧。紅女俠道。你家先人。怎葬到那裏的。蜚娥道。話說來長呢。那個老賊囚。共有八十多頃田呢。劉家堡南邊小橫塘地方。也有他的田地。那裏差不多有十多頃呢。他將我的爺子害了。恐怕遭人議論。特地派人將屍身送到這裏葬的。我將他做了。是他的田產。被我將契具一概發給那班種他田的貧苦人家了。秋岳聽得。忽然又想起一層事來。便向她問道。我拜託你將何大憨的田。退沒有退。蜚娥道。那個自然。是退給他了。並且我多送他一頃哩。秋岳道。好極。

好極。那人的確是個梗直的好人。值得給點好處與他的。他們談談說說。不知不覺的已到霍蜚娥父親的墳墓了。他們祭掃一番。又趕到紅女俠的先人墓上。祭掃一回。秋岳便向她倆說道。如今我們好趕到徽山湖了。紅霍兩個。低頭不答。秋岳又催促一聲。她倆便動身走了。到了辰牌時候。已到秋岳的家中了。秋岳忙命人將後樓收拾兩間出來。與紅霍兩個居住。自己却住到前廳右邊的客室裏。過了幾天。紅女俠在家中有些不耐煩起來。便對蜚娥笑道。我們兀的在這樓上像獄犯一般地氣悶煞人。這樣的明媚春光。不去賞玩。韶華不再。豈不是空負了麼。蜚娥道。可不是呢。這幾天我却比過三年的還要長久一些哩。我們何不到外邊去。擺一個圍場兒。你道如何呢。紅女俠笑道。好好好。我也是這樣設想。悶在這裏三四天。手脚不禁倒有些發癢起來了。她倆商議定了。徑下樓來。到了前廳。秋岳迎上來問道。二位

姐姐。到那裏去。她倆齊聲笑道。在樓上住了幾天。氣悶得慌。出去
 遊遊。秋岳笑
 道。使得。使
 得。他連忙命
 人備馬。霎時
 從槽內牽出兩
 匹馬來。一匹
 棗騮。紅女俠
 騎了。霍蜚娥
 騎的却是一匹
 大宛馬。她倆
 由的心曠神怡。不多時。到了微山湖邊。紅女俠正待下馬休息。片



桃花。嫩柳已藏
 鶯。野花能解笑
 。那一幅天然圖
 畫。真非是口所
 能道。筆所能寫
 的。她兩個在這
 明媚的春光中。
 慢慢的領略。不

刻。忽見湖傍的蘆葦當中。忽刺一聲。躡出一隻花紋燦爛的草豹來。見了紅女俠。回頭向北便跑。紅女俠地扭轉馬頭。直追下去。一面追。一面將甩頭取了出來。追到分際。她嘩啦啦放了一子。正中那豹的後肋。那豹負痛連縱帶跳的沒命亂躡。紅女俠那裏肯捨。流星趕月也似的直追下去。急如風雨。轉瞬間走了有三十多里的路程。那豹吃他追得急了。一頭向高粱的叢中一鑽。露了後半截在外頭。一動也不動。紅女俠笑道。這夯東西。在這裏掩耳盜鈴了。牠以爲自己看不見人。人便看不見牠了。她說着輕輕的下了馬。躡足潛蹤的走過來。一伸玉手。將那豹的後腿抓住。往後這一拖。誰想那豹一動也不動。鼻子裏流出許多的鮮血。已經死了。他笑道。這廝如何這等的不濟事。不過跑了二三十里路程。便不活了。她說着將牠四爪縛起。掛在馬後。她得意洋洋地上了馬。正待尋原路回去。一陣風來。在樹林那邊

送過一陣叮叮噹噹的廝殺聲音來。紅女俠好生詫異道。這裏難道還有強盜短劫不成。待我去看看究竟。她兜轉馬頭。轉過東邊一帶桃林。擡頭望去。只見東邊一塊平原的草地上。兩個騎馬的。夾攻一個破衣大漢。另有十數個行腳商人的模樣。在樹根下面。抖做一團。一個個皆是面無人色。紅女俠心中明白。只見那三個殺得塵沙四起。煙樹迷離。十分厲害。那個破衣大漢。雖然凶勇。可是也祇有招架的分兒了。鬥到一百多合。向後。那大漢漸漸的不濟了。手慢腳鬆。萬難撐支了。紅女俠又想過去助那破衣大漢的一臂。可是不知道誰是賊人。錯會了爲禍不淺。她在樹林裏靜悄悄地又等一刻兒。猛聽得那破衣大漢大聲喊道。俺雲從龍一條性命。不要了。和你們拚了罷。紅女俠聽得雲從龍三個字。心中大驚。暗道。這雲從龍不是在劉家堡南邊雪道上救我的恩人麼。她想到這裏。更不怠慢。縱馬出林。忽刺刺趕

到場心。使動青霜劍。便扭住那個用筆搥的傢伙。便鬥。雲從龍到了危急的關頭。自分也無生理。萬不料到紅女俠劈空跳了出來。分去他一個勁敵。他登時精神陡長。和那個使刀的賊人。捨死忘生的惡鬥起來。這邊紅女俠和那用搥的賊人。戰未三合。給她將搥頭削去。那賊大驚。拍馬便走。紅女俠將韁繩一提。那正棗騮馬雙耳一豎。騰雲價的直追下去。轉瞬間趕到了。紅女俠一伸玉手。抓住賊人的後領。只一拉。那賊早已四爪朝天。仰鞍落馬。那個使刀的賊子。見了。慌的撒下雲從龍。飛馬來救。紅女俠的劍光一閃。那賊早已了帳。使刀的賊子。一刀樓頭砍下。紅女俠揮劍相迎。克察一聲。刀頭又被削去。那賊大驚。撥馬落荒便走。紅女俠那肯放鬆一着。早取出甩頭一子。嘩啦啦打去。那賊的後腦正中一子。大喊一聲。栽下馬來。死於非命。紅女俠兜馬回頭。向雲從龍說道。恩公。你老還認得我麼。雲從

龍見她來助戰。已經弄得丈二的金剛。摸頭不着了。不知她究係何人。與自己有什麼關係。聽她叫自己做恩公。更是弄得莫名其妙。翻着眼睛。不敢答話。紅女俠便道。你老還記在劉家堡的雪道上救的紅大姐麼。她這一句才將雲從龍提醒。恍然答道。我怎麼不記得。難道女英雄便是紅小姐麼。紅女俠點頭將自己的遭遇細細的告訴他。他樂得直跳起來。拍手笑道。好啊。像這樣才算天道好還咧。不知今天由什麼地方來的。紅女俠又將自己依託華秋岳的事情。對他說了。雲從龍更是欣喜不置。紅女俠便請他一道到秋岳家去。雲從龍道。不瞞你說。我生性不歡喜在一定的地方居住。不及我到處爲家的好。我們再會吧。他說罷。領着那起篩糠抖戰的商人。出林去了。紅女俠才兜轉馬頭。尋着原路。不到未牌的時候。已到家了。蜚娥在門前正在繫馬。見她回來。忙笑道。你趕一隻草豹。怎地直到這會才回來的。紅

女俠笑着將以上的事情告訴蜚娥。她倆並肩攜手。一仝進了大廳。瞥見東方鉄豹。在那裏正和秋岳談話。紅女俠忙道。鉄哥你由那裏來的。鉄豹笑道。我由師父那裏來的。紅女俠便道。師父好麼。鉄豹點頭道。他老人家有什麼不好。現在又參達摩易筋禪了。飲食如常。只是睡眠遲一些兒。他老人家爲着你們的終身大事。今晨特地差我前來關照你們。乘早將手續了了爲好。他老人家也深盼你們早日成其大事。將來好有一個收頭結果。紅女俠和霍蜚娥聽得。不由的粉面飛紅。低垂螓首。一語不答。鉄豹笑道。這是人倫的正事。你們又何必害起羞來呢。她倆也不回話。一徑向後面去了。到了第二天。秋岳便命人懸燈結彩。殺猪宰羊。預備結婚了。到了吉日那一天。一男兩女。交拜天地。全班賀客。異口同聲的慶祝他們。願花常好月常圓。著小說的也趁着這個當兒。擱筆去吃他們的喜酒了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出版

武俠小說
紅蝴蝶

洋裝二冊——定價一元二角

版權所有

著者 黃浦汪景星

出版者 上海廣益書局

發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福州路中
上海棋盤街中

廣益書局

(分發行所 廣州 北平 長沙 漢口 南昌 宜昌 開封 遼甯 廣益書局)

長篇香豔社會小說

孽海夢！

塵夢生傑作

孽海滔滔——世間有多少醉生夢死者，著者把一列收諸筆底。用極輕靈的筆，描寫一輩子風冤鬼；用極警惕的筆，喚醒一輩子浪子淫娃。意境則纏綿悱惻，文字則蕩魄銷魂。全書二十五回，共三十萬言。內容以現社會為背景，描寫金迷紙醉之上海，以及平漢等處社會情形；文情並茂，誠為現代社會事實小說之翹楚也。

價目

全書洋裝三厚冊
定價大洋

特價祇收一元一角

外贈錦匣一只

上海廣益書局出版

